



## 聖光引百字歌

身襟勤音恩焚聞人群存  
一胸殷福天燒近僕羊長  
合有當傳沐毋遠為是永  
會袖奉口盛火香心主愛  
教領事張豐凡馨忠從蒙  
尊足誠禱物灌壇婦兵路  
首心真祈世澆祭新精義  
元要須常獻時作如作了  
督日拜手慨靈庭貞敵完  
基頭敬舉慷聖家守對行

### 第一聲雞鳴

黑暗的波濤  
仍在夜的疆域洶湧  
太陽的腳靜靜的踏來了  
但世人仍然的荒唐夢  
沉睡在無邊的荒唐夢  
雄雞昂起了頭  
向著東方呼喚  
喊出了第一聲雞鳴

啊 你聞見了黎明的氣息  
你望見了黎明的腳蹤  
向著人間  
發出了報曉的鳴聲

那是何等聲音  
打破了黑暗迎來了光明  
這人間最美的聲音  
值得我們尊敬  
值得我們歌頌  
使我們再負起現實的責任  
從沉睡中清醒

泣 哭 有 只 中 露 夜 在 木 草  
暗 黑 麼 那 是 周 四 啊  
星 群 著 懸 仍 上 天  
吼 怒 的 壯 雄 是 直 了 鳴 雞  
政 暴 的 夜 著 抗 反 那 在

鳴 雞 聲 第 一 的 振 了 一  
音 聲 聲 奮 振 等 何 鳴  
女 兒 的 明 空 夜 破 了 劃  
活 生 的 光 吧 起 破 是 是  
風 曉 向 播 了 了 掉 掉 抖 過  
把 理 想 播 向 曉 風

### 雞啼

禽 靈 凡 是 過 不 的 你 敢 勇 說 他 們  
勤 靈 靈 媚 光 的 敢 如 藏 卻 你 也  
群 立 雞 的 兀 傲 會 不 不 也

俸 無 分 地 民 啊 沉  
大 萬 者 昏  
是 了 著 望 睡  
高 卻 鋪 遍 蓋 守 未  
品 你 正 鋪 遮 守 未  
的 你 正 鋪 遮 守 未  
厚 者 正 鋪 遮 守 未  
優 軒 籠 有 醒  
有 乘 夜 籠 有 醒  
你 鶴 當 幽 暗 你 獨 自 傲

醒 門 轉 痕 節 臨  
清 夢 回 淚 變 節 來  
你 破 鐘 改 雨 明  
因 叩 警 悔 改 雨 明  
的 聲 的 的 和 到  
中 啼 你 貴 罵 叫  
罪 怨 因 可 怒 鳴  
在 人 曾 了 因 的  
沉 卻 彼 留 下 你 反 抗

### 道路

有人從這裡行過  
有人在這裡洒下鮮血  
為了斬除荊棘

如今  
我們行在這路上  
走向成功和榮耀  
當踏過苦難山峰的脊梁時  
不要忘記  
洒下有些微笑的花朵  
為了後面的旅人

真理

—如果真理是可以毀滅的  
我們願意與真理一同毀滅

昨夜的夢  
帶給我的驚惶  
比夢的旅程更長：—  
真理的面上滿了淚痕  
她是那麼的孤寂 那麼的悽涼

在仇敵的環攻中  
她遍身染血受傷  
她倒了下來  
雖然她還有氣息  
他們卻要將她埋葬  
沒有真理的世界  
沒有文字的詩章  
一切雜亂無章  
真成了不可想像

白日失去了光芒  
幽暗緊壓著人的心腔  
眼淚在流出前已經凍結  
土色的臉上凝著秋霜  
良心在互問：

是誰，這黑的心腸！  
殘害真理，卻在爭奪她留下的衣裳  
啊，原來他們要用來偽裝！

天空中  
發出雷的聲響  
地上的景物  
恢復了光亮  
原來真理並不曾死亡  
她並未衰老  
她仍然強壯  
她身上濺的是仇敵的血  
她的長劍仍閃爍著鋒鏘  
她身上的傷痕  
原來是眾多的榮耀勳章

那些反對她的都倒下去了  
不能再敵擋  
人所頌讚“永恆的太陽”  
也在輓歌中下葬  
只有真理永遠堅定  
不被捆綁  
在羔羊筵席上的佳餚  
卻是昔日的虎狼

## 生命

生命  
像一支燃盡的蠟燭  
不再發出光輝  
當他還不願熄滅的日子

為甚麼  
你的心裡沒有火焰  
一那喜樂的火焰  
一那愛的火焰  
你只注視自己

而未曾仰望那  
眾光之源

為甚麼  
你開門迎接衰老的  
當子還應該有青的  
葉子  
啊！白髮已脫落了  
那射傷人心的銀箭

是在乾硬的土地上  
是在狂風暴雨中的  
是我聽見了生命的呼喊  
在聽不見的死亡間  
在黑暗中向夜間  
在光芒在飛翔  
在生命在行進

生命在行的進  
在黑夜的山谷  
在種子昂起頭來  
那旗幟  
綠色旗幟飄揚

## 生之旅

花兒不斷開著  
花兒不斷凋落  
記憶不在生命的榮光中創造  
又在流沙的歲月中消磨

在熹微的晨光中  
你踏上遙遠的征程  
像尼羅河的波濤  
向遠方奔逝不停  
悲哀卻悄悄的萌芽

在廣袤沙漠的間隙中

我的目標是那輝煌的金字塔  
我已經望見了——  
我踏著在沙漠中鋪設的黃金階梯  
日落所鋪設的黃金階梯  
雖然我的心仍不疲倦  
但必須卸這舊鞋舊衣  
在睡眠的黑暗中將遺忘  
在一切無謂的爭奪者  
和誰的勝利

### 不疲的行旅

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到了一個地方；  
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裡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  
塊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裡躺臥睡了。夢見的一  
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  
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  
創世記第二十八章

夕陽，沉下了山岡  
餘暉給大地灑遍了金黃  
我拖著一身的疲乏  
息足在曠野的路旁

我——一個孤獨的旅人  
奔波在崎嶇的道路上  
是綺麗的理想  
使我別離了家鄉  
在逝去的日子裡  
追尋，追尋……  
走向了遠方  
賜我勇力的是真理的杖





我將賜給 你幸福和安康  
你居這榮美福地  
你應該振奮莫再沮喪

起來 起來  
於是 我脫去了惆悵  
讓晨曦披上歡笑的彩裳  
用油和酒  
敷治 重繭的雙足  
走 走向迦南的邊疆

他夜間起來，帶著兩個妻子，兩個使女，並十一  
個兒子和他的時候就扭了。…你與神與人較力，都  
打發來將他的時候就扭了。…你與神與人較力，都  
人將他的時候就扭了。…你與神與人較力，都  
就將他的時候就扭了。…你與神與人較力，都  
勝了勝。 創世記第三十二章

歸來了  
我終於歸來了 在另一次的旅途中  
我有成群的牛羊  
還有豐富的行裝 慈愛爹娘  
也將看到年邁的  
也將親吻那 地芬芳  
也 熟悉的土地芬芳  
在雅博渡口 匆匆流逝  
我凝視著 廣闊的海洋  
染藍了深廣的 霧裡  
妻子已渡過了 夜霧裡  
背影深隱在 夜霧裡  
我們將會再見  
也許就永遠 失掉了方向

這兒  
只剩下我孤單一人  
心靈沉入水底 鉛塊一樣  
像墜入不知名的友人  
有 一位不在野地裡較力  
與我 在野地裡較力

我雖然倔強的爭抗  
 在我腿窩裡卻留下永恆的創傷  
 我已失去了一切，憑恃與剛強  
 我失去微笑，像光榮的戰勝，沒有疲倦的戰士，一  
 歡笑，像松樹的靈魂，在射破長夜，四色的蕩漾章  
 靈箭將努力於創造新的勝利  
 我也將我所獲得的歡狂，又向前走去  
 我將去採擷那絢爛的彩霞  
 暢飲成功的醇酒，芳香

## 天上的時鐘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傳道書第  
 三章 1 節

天上的時鐘  
 不知是如何轉動  
 但我們常埋怨它的失職  
 因它比我們的時間慢一點

當守望者  
 在殷切的注視著東方的天邊  
 盼望光明立即出現  
 逐去黑暗  
 當大衛羅兇惡的追逐下  
 在掃羅受膏作王的應許實現  
 雖然難忍這艱苦重擔  
 天上的時鐘

仍依它自己的時間

亞伯拉罕  
得神的應許  
但天卻令人  
他勇敢伸出  
要幫忙把那  
結局只帶來  
種下了不止  
罕應許賜他後裔  
的時鐘  
人的焦急的緩慢  
的伸出自已的手  
把那時鐘加快撥前  
帶來擾亂  
不止息的隱患

只有等候  
雖然我  
如同保羅  
在風浪中  
主信實  
讓我們  
直等黎明  
歌唱將  
慶祝光明  
不能看見  
自由破船  
終必應驗  
遠天金箭  
射出流淚  
凱旋

## 挪亞的日子

老人家想盡方法  
向那世代的人介紹  
一個新的觀念：“雨”！

他們譏笑說：“老挪亞瘋了，  
哪會有這樣的事！  
我們知道水汽凝結成露，  
是夜的女兒遺落的珍珠，  
使草木禾稼長得更豐綠；  
我們經驗過霧，  
遮蔽太陽的炎熱，  
使植物得以復蘇；  
這些都是自然恩惠的賜予，  
來自大地——我們的慈母：  
不論我們怎樣的為所欲為，  
她總是慷慨的煦育供應萬物。

水或現在因為聽我對這些話，  
自然澆，了我們人類發想哈！有同忙著，甚麼天堂地獄，  
是灌挪水，犯神有我神祂事陳舊籌甚麼話，  
給田亞竟會了幼稚發的人然竟情舊籌甚麼話，  
我地，然降罪，的明恨一般來忙，再審判，甚麼天堂地獄，  
們給說：成有審判，刑罰，  
渴，我們好處。為甚麼`雨’！  
解給說：要復！劍，  
解給說：要復！劍，

挪亞不使管世人的譏誚，  
他的告罪命是傳揚神義道；  
警得神人的悔改離棄罪惡，  
免為神忿怒和刑罰臨到；  
因慈舟的愛神不願世人滅亡，  
預備方舟洪水的收容使人人脫逃；  
大只有方舟的救恩滅，世界一切要過去，  
但世有掩蔽的救恩，全可靠！  
口乾舌向天世的勸勉，先知的警告，  
拉麥就輕蔑的指著挪亞說，  
他又提起他的罪，必定要使用強暴。

一百二十年！先知忠心的傳講，  
神寬容的明經的生意的建築一切活動還是在心，  
今誰能起市場中的人的打算他的話放在心，  
誰起市場中的人的打算他的話放在心，

二月十日那一天，

挪亞全家八口和成群的動物進入方舟；  
他們撇下地上所有的財物，  
任憑別人去搶奪，挪亞絕不回頭。  
群眾圍繞那龐大的三層奇異動物園，  
日夜的跳舞，嘲弄，辱罵加上詛咒；  
耶和華把挪亞一家關在方舟裏面，  
一切暫時的羞辱他都甘心忍受。

二月十七日。世人第一次看到  
天上的窗戶開了四十晝夜豪雨降發，  
對許多人那也是末後一次，  
洪水氾濫在地上是絕望的懼怕；  
在方舟以外再沒有得救的門路，  
蒙恩的只有挪亞一家。  
一年後的二月十七日，洪水消退地面乾了，  
他們承受潔淨的大地，在神立約的彩虹下。

現在的時侯也如挪亞的日子，  
所見的世界並不會存留多時，  
主耶穌將要顯現施行審判，  
在相烈火焚燒下所有物質忽然消失！  
大災難來臨時是唯一的救法，  
現在快悔改離罪可以逃避：  
切不可耽延等待後悔莫及！

### 獅口的見證

獻給受苦的聖徒  
(取意但以理書第六章)

你自然聽過“獅口的見證”  
是說如何脫離危難的餘生  
但不同的是——  
這獅子口中說出的見證  
希望你更加留心的聽

餓得好難受啊！  
肚子裏像火燒，在絞痛。  
多少天已經沒有食物了：

王好像變得仁慈，  
對我，卻如同更貧窮，  
雖然，我有利齒，有銳爪，  
但王家洞裏的雄獅，  
有這些又作得甚麼用？  
我只能盼望他們的飼養一  
慣於等他們把人丟下來給我吃，  
如果不好，我只好等。

好多天了，  
我意識到，情形不同：  
新當權的總長和總督們，  
常來奔走大利烏的王宮。  
雖然，我不屑於理會他們的  
權術，鬥爭，  
但仍然不免聽到  
他們輕快的腳步聲。  
他們說，沒有甚麼叫非法，  
在全國也沒有賄賂通行。  
不過，只送送紅包，收服務費，  
就可把黑暗變成光明。  
叛逆投降都叫作義士，  
慣打敗仗的被捧成大英雄！  
奸邪的變成了忠貞，  
真箇是黃鐘廢棄，瓦釜雷鳴。  
他們描繪出一副美好的遠景，  
齊聲說國泰民安天下太平！  
他們殷勤的對王逢迎，  
大聲的向王歌頌；  
好像罪惡忽然從世上絕了種，  
好像彌賽亞也不必降生；  
沒有人敢說惹犯他們的真話，  
這樣，也再沒有人被丟入獅洞受刑。

但那一天，  
上面洞口的蓋開了  
夕陽的餘光已經很黯淡了。  
忽然黑暗變得更濃，  
從上面飛下一片陰影，  
很快的就分辨出原來是人形。  
飢餓的少壯獅子從睡中醒轉，  
張開了利爪表示歡迎。

啊，原來是一個老人，  
鬍鬚和頭髮都白了，  
體態顯得有些龍鍾，  
臉上滿了皺紋，  
皮膚已經垂鬆。  
但他站在那裏，  
顯然的與其他的人不同：  
他沒有驚慌，沒有哭喊或咒罵，  
神態竟然是那麼安靜！  
那獅子再慢慢的走近，  
用鼻子湊上去拱一拱：  
“他的氣味是那麼清淡，  
必是多年吃蔬菜，喝白水，  
並不像一般官僚的  
一身肥肉，滿腹葷腥。”  
它搖了搖頭，緩緩的走開去，  
但以理並不是理想的供應。

另一隻幼獅跳出來，  
那毛茸茸的頭向前靠攏，  
它的下巴碰著但以理的背，  
皺皺眉頭：“這老人瘦骨棱棱！  
顯然這不是最好的午餐，  
因為他的骨頭是那麼硬。...”  
老人竟伸出了手，  
輕輕的撫摸著幼獅的頭頂。

現在，輪到我走近那老人，  
面對面看得很分明——  
洞中的光線很暗，  
我得儘量張大瞳孔——  
他看來已超過八十歲，  
(我說的是人的年齡)  
但脊背還是那麼堅挺；  
他的眼睛沒有一點陰翳，  
似乎反映出他心湖的澄清。  
啊，他說話了，他不曾耽心  
我，一個獅子在偷聽；  
實在說，我聽過人說話，  
但不知怎地，只有這一次，  
聲音的意義能夠辨明。  
他原來是在向神說話，  
雖然簡單，卻很鄭重：

“神啊，你鑒察人心，  
你是全智，你是全能，  
我的全不，我曾起惡念，  
我是心的不，我曾作惡行，  
誠實的話，保守我過了一生。  
那些公義，正我的仇敵也知我無辜，  
搜尋不到我，誤國貪污的把柄；  
只有我一路撒冷，祈禱如恒。  
神啊，我仍然相信你的公義，  
保守拯救我脫離這獅洞！我  
不願妥協，到現在也不埋怨後悔，  
惟願你的名得榮耀，  
你的旨意得成。”

不瞞你說，  
我的利齒，咀嚼過不少人的肉，  
我的銳爪，攫奪過他們的生靈，  
那些都是腦滿腸肥的貪官污吏，  
那些傢伙，心肝簡直像野獸，  
味道差不多是畜生。  
但今天，面對著一個無辜的人  
不知怎的，這顆  
獅子的良心總覺得不大對勁！  
我垂下了頭再想一想，  
還是退後一步，爪不要動。

在洞的深處  
有好幾個獅子張牙舞爪的向前衝，  
獅子到底是獅子啊，  
怎能希望他們一時就變了性情？  
我不敢想，他將要屍骨粉碎，  
我不明白，怎麼會對這老人  
關心同情，覺得他可親可敬？  
但有更難以想像的事發生：  
一位光明的天使，  
忽然出現在我們當中，  
他是那麼的和善，  
好像是那樣的春風，  
他從獅子的口中消除了凶猛，  
卻給獅子加上嚴封。  
於是，他們變成了羊羔，



臥在那老人的腳下，  
又依偎在他身邊，  
用溫暖的皮毛為他防寒禦冬。  
老人的安詳的睡了，  
感恩的微笑著進入了甜夢。

洞門又開了，  
一頂皇冠出現在上面，  
也傳來焦急的哀聲：

“但以理，但以理啊！  
你仍然活著嗎？  
你事奉神是否落空？”

老人但以理說：  
“王啊，永生的神施恩保守我，  
因為我對祂完全無愧的事奉，  
對王也沒有虧損，完全盡忠！”

“啊！但以理果然是你！  
我原想只能見到你永滅的英靈，  
從昨天，滿城都帶上愁容，  
幽暗悲哀籠罩著我的王宮。...  
唉，唉，我歡喜得昏了，  
來人啊，快，快，拋下救援的索繩！”

老人被提著冉冉上升。  
接著，傳來不絕的歡呼，  
一陣陣的音樂奏起，  
笙笛悠揚，擊鼓鳴鐘：

“但以理所事奉的永活真神，  
願祂的名在全地被尊為聖！”

洞門第三次開了。  
我肚子裏的飢火越燒越凶，  
晚餐終於來了一  
一，二，三... 好幾個人，  
連續被丟進來，  
他們淒厲的喊叫，  
無望又驚恐。  
他們的手沾過無辜的血，  
引起了獅子的胃口，  
坐實了惡人的罪證。  
獅子們跳躍起來，勝了他們，  
撕裂了他們的肉，連骨頭也不剩。

遠處，晨風送來語聲，

是但以理嗎，或是別人在說：  
“感謝主，  
太陽格外的光明！”

### 見證人的獨白

今夜，曠野的風分外淒冷，  
侵透我駱駝毛的外衣。  
我從來沒有尋求舒適的生活，  
但現在，不知怎的竟然難以入睡。

想到我作祭司的堂兄弟們：  
思潮像正月裏約但河漲溢的水。  
他們拘守死的禮儀，  
在希律王建的聖殿裏供職，說穿了，  
還不是為了肚腹混塊餅吃填飽肚皮？  
唉，那是聖殿嗎？  
那是甚麼樣的事奉？  
他們滿心願意人民犯罪，  
然後，自己可以有些入息：  
他們看著那一顆顆負疚的心，  
帶著贖罪祭遠道來了；  
他們借口牛羊殘缺，吹毛求疵的挑剔，  
拒絕了，迫得人家跟  
殿中特許的生意人交易，  
祭司們從所得的利潤分肥撈上一筆。  
唉，唉！他們只頌揚希律王的偉大，  
誰有肯傳上帝的信息呢？  
我真的難以想像，這是甚麼宗教，  
這殿到底屬於誰！

我想到那些激進派，  
他們在洞穴野地裏像是野山羊。  
喏，他們反對羅馬政權，  
與佔領軍在捉迷藏—  
那不是遊戲，  
是生命的搏鬥—  
要把尖刀插入他的胸膛。  
我說甚麼呢？人人都犯了罪，  
分甚麼選民，外邦？

我告訴那兵士，不要以暴力待人，  
不要訛詐，滿足於自己的薪餉。  
我給那激進分子的信息：  
不要以力還力，不要逞強，  
動刀必死在刀下，要祈求盼望  
彌賽亞來臨施行和平掌權無疆。

啊，說到彌賽亞，我想起了那人——  
如果祂可以稱為一人——  
我相信祂是。  
祂，那麼的謙卑，善良，  
從裏面透出聖潔完全的光。  
四百年來的沉默和黑暗，  
終於出現了公義的太陽！  
多麼難以置信，祂來到我的面前，  
那無罪的竟然要我約翰為祂施洗，  
是多麼超出我的想像！  
祂從水裏上來，我聽到  
天上的見證，聲音如同雷響：  
“這是我的愛子，在祂裏面  
我就喜悅。賜下聖靈無量！”  
噢，那是何等的經歷，  
何等的景象！  
我的心在裏面歡躍，  
喜樂的浪潮湧流奔放，  
我自主的大聲喊叫見證：  
“看哪，上帝所預備，  
背負世人罪孽的羔羊！”

但為光作見證到底不是容易，  
如果我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我寧願妥協求自己的安逸。  
多少時候，說直言會帶來麻煩，  
委婉和諂媚，準會得人的歡喜。  
只是我的使命是叫人認罪悔改，  
我有怎能扭曲那天上來的信息？  
我希律安提帕王行了許多不義的事，  
最近的一件是姦娶了弟媳希羅底。  
識時務的律法師們早就在集中研究，  
定要達到王歡喜的結論，  
但我，  
豈能也隨夥出賣主圖利自己？  
我堅定的斥責這敗德的惡行，

坦率的直言毫不逃避，  
雖然，誰都知道後果會怎樣；  
為了責任我不能靜默不言，  
我必須說，我要只見證真理！

我堅持立場，道路越走越窄，  
跟隨的人減少了，  
光榮從頂峰漸漸衰退。  
以數字衡量成功的人，  
不再努力來曠野尋找，  
屬靈，聖潔與悔改，  
都成了過時的旗徽。  
我灰心，我失望，似乎  
天國從希望的地平線沉沒了，  
邪惡將要高唱凱歌大張聲威。

但我聽到門徒們來說，  
那位也在靠近撒冷的地方施洗  
——就是我曾見證的那一位——  
有許多人對祂仰慕跟隨，  
許多人悔改生命改變了，  
許多人有病得痊愈，  
許多人傷心也得了安慰。  
我舒了一口氣，歡喜的說：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我想著，想著... 月亮不見了，  
不知甚麼時候發出了光輝。  
清晨的太陽發出了光輝。  
咦，這麼早？  
遠處傳來了腳步聲，漸漸走近，  
他們到底來了，  
法利賽人走在希律的兵士中間，  
多麼不相稱的伙伴！  
我放棄了捕捉露水蟲中的蝗蟲  
——也許，他們要結隊侵食莊稼——  
我向前去...

五餅二魚一村童

安得烈對耶穌說：“在這裏有一個孩童，  
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約翰福音第六章 9  
節）

### 村童與母親

“母親，我要去！”  
“孩子，你還小，一個人出遠門，  
叫娘怎放得下心？  
何況你這點兒年紀，  
哪能聽得懂拉比們深奧的講論？”

“母親，我不小了！  
你不記得嗎？  
今年我就要去耶路撒冷的聖殿，  
該準備自己長大成人；  
在咱街頭我聽過他，  
在那位拿撒勒的先知講話很容易懂，  
他不拿撒勒的經據，  
故不賣弄自己高深玄妙的學問。  
您就讓我去吧！  
回來後我會加倍小心的照顧羊群。  
啊，我知道您會讓我去的，  
您一向愛我，又是，  
又是虔誠的好母親！”

“孩子，那我就給你去吧！  
稍等一下，我就預備些兒餅，  
好作你晌午的點心。”

“母親，您就多準備點兒吧！  
我不定準甚麼時候回來，  
反正有人結伴不怕夜深。”

### 野地裏

那先知的言語像活水江河，  
句句都帶著能力，是激流勁波，  
群眾安靜的聽著，  
張開口，仰望春雨滋潤他們心田的乾涸。  
那講的，忘記了自己的疲倦，  
聽眾感覺是享受豐筵，停止了飢餓。  
不知不覺太陽已轉向了西方，  
時間，時間竟會那麼快度過！  
他的言語停止了，

群眾沉靜了許久，  
彷彿是從遙遠的國度裏歸來，從四方  
腳步聲，紛紛向那先知移動，  
小孩子願意讓他的手觸摸，  
啊，只要看一看他慈祥的眼光，  
就會使黑暗逃避，久死的心靈復活！

交出去

遠處的炊煙升起，是一天將暮。  
群眾中有一簇簇的人在低語：  
“這是野地，怎麼辦？  
我的孩子說，他已經飢腸轆轤；  
如果在途中昏倒，我可背他不起，  
整天沒吃，怎能走那麼遠的路？”  
好些人都這樣說，這樣躊躇，  
真是值得同情，但同情是不夠的，  
再多的同情，也不能使一個人肚皮飽足。

那先知似乎知道了他們的需要，  
他銳敏的心，明白群眾的憂慮。  
不是嗎？他招招手，  
聚來了身旁的幾個門徒：  
“腓力，你是本地人，說說看  
眾人吃的問題，該怎樣應付？”

在不遠的地方，那村童坐下  
取出了自己帶的口糧，  
啊！母親豐滿的愛預備得那麼充足！  
不要說他忘記了午餐，  
連比他大許多的人也是有餘。他想：  
難道我就這樣自己享用嗎？  
不，這樣作不好；  
這不合那先知的吩咐！那先知  
剛才還教導我們，要跟鄰舍同甘共苦。  
是了，我那個朋友也有需要，  
他正在蹙著小額頭，捧著肚腹；  
但不止他一個人呢，一個，一個，  
又一個，沒得吃的人...  
(猶太人生來就會作生意) 他  
念頭一轉：何不趁機會出售，高價待沽？

最後，他作了新的決定，走上前去，



至於那管錢囊的猶大，他有更深的  
不滿，在曠野，  
多麼好的機會失去了，可能得  
如果獨家強取“奉獻”，  
比三十兩銀子多出許多！

那獻出五餅二魚的村童是誰？  
他在消失的紛紛歸去的加利利人群中。  
在蒼茫的暮色裏，他自問：  
“我作了些甚麼呢？”

尾聲

幾十年之後：  
昔日的村童，  
變成了龍鍾的村翁。  
他蹣跚的腳步，  
還會把他引向加利利湖邊的草地。  
人群早已散去，  
魚船和網早已破碎無遺，  
湖面一片無垠的靜寂。  
他期望能再跟溫和的安得烈會面，  
說出他久蘊藏在心底的感激——  
是他，把我引到救主的面前，  
把微少的所有獻上為祭。  
我渴望再見到他，  
不論是在天上或地上...  
但他從來不曾後悔  
當年所作的奉獻。

在遙遠的蘇格蘭海島上。  
安得烈走完了在世的路程：  
十字架的道路，  
終於把他引上了十字架。  
在夕陽將要沉落的地平線上，  
仿佛又看見那天真的村童，  
伸手獻出僅有的五餅二魚；  
經過主大能的變化，  
使那麼多飢餓的群眾飽足。  
他從心底受到激勵——  
他從來不曾後悔跟主到底，  
把生命奉獻為祭。



## 馬勒古的耳朵

馬勒古，耳朵長，  
父母生我就是這樣。  
有不少人嘲笑我像驢子，  
是一副愚笨的奴才賤相。  
我只有微笑著承當。  
但是，有一個晚上——

客西馬尼園的夜又歸於平靜。  
雜沓的腳步聲，漸漸遠去了。

但我的內心卻總不會平靜。  
慢慢的走著，落在隊伍的後面。  
我這次回去，沒有功勞可報，  
沒有賞賜可領：

何況所經歷的事，  
使我再也不屑趕在別人之前，  
去作撒督的兒子亞希瑪斯！

我想著今夜的事，好險哪！  
這顆頭顱沒有掉落在加利利人刀下。  
我再摸摸右耳，早已經不痛了；  
連傷疤都沒有，跟原來一樣！  
但我的記憶很清，  
不，這不是夢！這真是個神蹟明證。

我這雙耳朵又長又大，  
受盡了人的嘲笑；  
他們說：那是驢子的耳朵，  
亞波羅的傑作：裝在米達斯王(Midas)頭上，  
作為不會分辨銀笛美音的懲罰。  
唉！我可不正是在米達斯嗎？  
不但會分辨聲音的美惡，  
偏又愚笨的愛金子，夢想觸手成金；  
等到食物和飲水都變成金子，  
我還能享受多久？  
只好哀求酒神(Bacchus)收回他的禮物。(注)

我記起：我的右耳曾受過傷...  
為了過更好的生活，  
我投入大祭司府中作一名奴才。  
只過了一年多，他就  
把一名可愛的小婢女賞給我作老婆，  
接著，一年後生下一個胖兒子，  
跟著，下一個是漂亮的女娃娃。  
你想，我還走得嗎？人有了家！  
如果我要自由，離開那裏出去，  
愛妻和孩子都得留下  
成為主人的財產一  
而且哪裏去尋覓舒服的生活？  
噢，我連想都沒敢想過。

有一天，我作了不自由的選擇，  
向主人提出了申請：永遠作奴才。  
大祭司穿上了他華美的衣裳，  
也給我穿得很像樣，  
帶我去站在門框旁。  
大祭司比平常更仁慈的看著我笑了一笑，  
先宣讀了摩西的律法(參出二一：1-6)  
我至今還記得，那聲音優雅，字正腔圓。  
他說：我兒啊，你服侍我六年已經滿限，  
你的妻子是我的，兒女也是我的，  
你如果要出去，儘可以自由請便。  
我說：不，我愛您，我仁慈賢明的主人，  
(我的心在責備我說謊，但沒有辦法啊！)  
我也愛我的妻子兒女，  
我情願留下一生作您忠貞不貳的奴才！

大祭司說：這可是你自己可嘉的志願，  
我看你是被我偉大的愛感動，  
才作了這正確的選擇！  
你不再是馬勒古(“王”的意思)！  
凡事得聽我的命令和調遣，你是屬我的！  
自然我不會無理的枉濫用皮鞭，  
我所說的都是真理，不許思想，也不許置辯。  
說完，拉著我的右耳垂，用錐子穿通在門框上。  
實在說，那傷並不怎麼痛，  
更痛的是我受傷的良心和尊嚴。  
傷痛不久就忘記了。

我成為大祭司忠貞的奴才，

聽他的命令行事，  
特別是在主人面前的時候，更有必要那樣作，  
不問自己願不願意，不管別人感想如何。  
我幫大祭司巴結官府，欺壓百姓，  
作政治上的應聲蟲，傳聲筒，好聚斂金銀。  
我憑著大祭司的權勢，使  
耶路撒冷的百姓咬著嘴唇不敢亂講話，  
我也努力使自己的良心靜默無聲。

幾天前，耶路撒冷全城轟動，  
加利利的先知耶穌進了城，騎在驢子上；  
孩子們夾道歡迎，齊聲頌“和散那！”  
驢子馱著他，踏過鋪地的棕枝和衣裳。  
我心底羨慕那匹伯法其的驢駒，  
它比我更尊貴，作的也正當。  
實在說，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那要來的君王，  
但不用巴蘭預言，也該看出人民的趨向。

但不要忘记我的任務：  
我是宗教領袖的銳爪利牙，多麼威風啊，  
嘿！去客西馬尼園捉拿那無辜良善  
的耶穌，我也奮勇的走在最前線。

現在，同一隻耳朵受了新傷，  
被加利利漁夫的利刃削落在地上一  
我怎能忘記呢？  
正是我們要去捉拿的人，  
伸出他的手，阻止擁上來的人，  
又彎下腰，拾起那片耳朵，  
在橄欖樹葉的夜露上擦洗去泥污，  
小心的安放在原來的頰旁；  
我記得：那隻溫暖柔和的手，  
慈愛的撫摸治好了它，  
使它沒有血跡傷痕，連  
聽覺也跟從前一樣。  
然後，他從容的伸出雙手，讓我們的兵捆綁。

現在，我這兩次受傷的耳朵，  
該聽誰的聲音呢？  
誰是我的主人，誰是我生命中的王？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問題，竟然  
使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靜下去：

我一直聽說，我自己也跟著照樣  
說那拿撒勒人耶穌是迷惑人的，  
我努力宣傳，法利賽人和祭司們都不受他騙；  
但現在，我要重新思想，自己思想：  
他沒有作過任何壞事，也沒說過甚麼惡言，  
更不平常的，是他的慈祥，他的莊嚴，  
有誰能像他，在受危害的時候，仍然  
愛他的仇敵，  
使我不能不相信，祂，是真神的兒子。...  
唉，不僅我的耳朵，  
我的心也奉獻  
給了祂，我也該重新衡量自己生命的主權。

：見 Publius Ovidius Naso (43 B.C. -  
A. D. 18),  
*The Metamorphoses*, Bk. XI.

### 多馬的甦醒

已經十天了。

鳥兒沒有鳴叫過，  
花兒也沒有開放。  
希望沉埋在陰濕的泥土下，  
憂鬱的厚雲重壓在心上。  
沒有雨。  
沒有綠色的春天。

在七天以前，  
幾個婦女們說，  
他們預備到墳墓去，  
用香膏抹主耶穌的身體。  
但荒謬的是他們竟沒有考慮到  
誰給他們弄開那  
擋住墓門的石頭！  
而且石頭上還貼著  
羅馬巡撫的封條，  
上面蓋著印，  
那代表統治者權威的印，  
比石頭更重。...

他們說：到了墳墓那裏，  
卻發現那偌大的石頭  
被挪移到上坡(上坡!)  
發現墳墓大張開驚訝的口，  
裏面竟然成了空的! ...  
故事總是越傳越奇：  
抹大拉的馬利亞說的，  
她看見了天使，說主復活了!  
當然，誰去相信女人的見證?  
她理性軟弱，比體力更不行。

是七天前的晚上，  
門徒們在開會作結束的打算，  
既然命定要散伙，不如早散，  
多數都出席了，  
我卻心灰意懶，  
誰關心前途將完?  
我不相信那些膽怯的人，  
還有甚麼好作為表現。  
意外的是，他們都說看見  
復活的主基督，  
但要解釋這現象也不難：  
衝動的西門三次否認親密的主，  
罪疚心理必然會長久糾纏；  
約翰愛主卻心志不堅，  
那稱為“雷子”的兄弟  
到底還是少年；  
腓力的腦袋裏面  
給希臘神話裝個滿；  
至於稅吏馬太呢，還不是  
盼望主復活他好接替猶大管錢?  
啊，人都是各懷著私心或成見，  
願意看見所看見，  
所見的就是心願，  
再多上兩三個見證人也不夠雄辯!

倒不是因為他們說了些甚麼；  
是有些人不說甚麼  
才引起了我的思索：  
不錯，七天前，我也知道  
發生過地震；  
但不論是由於地震動，  
或是人挪開墓門口的石頭，  
總不該向上移動

而不曾滾下山坡。  
還有，墓門大石上的封條，  
羅馬政府蓋的印被破壞了，  
宗教和政治領袖們竟沒有反應，  
對這項挑戰啥話都不說；  
而那些守墓的兵士失職，  
為甚麼沒有像往常一樣受重刑？  
這幾天，耶路撒冷的街道上  
傳播著耶穌基督復活的風聲，  
祭司和長老們顯然很煩惱，  
為甚麼不發表個聲明？  
他們儘可舉出相反的力證，  
幾曾見他們有顧順小百姓的人情？...  
這些事真是難以解釋。  
他們對這麼大的事保持靜默，  
更使我的心難以平靜。

已經十天了。  
我再去找老伙伴們觀望情形；  
同守了另一個安息日，  
有些事仍然是越辯越不清。  
太陽剛沉下了地平線。  
關著門的屋子裏面，  
竟然顯得十分光明！  
那熟悉的身影出現在我們中間，  
就像是從空氣凝聚成的。  
我多麼希望祂不再像過去一樣  
會識透人的心意；  
我希望祂不是衝著我來的，  
我希望西門張開雙臂的巨大軀體，  
可以擋住他的視線。  
我畏怯，卻不能挪開眼睛不看祂。  
啊，祂微笑著，  
向我點點頭，沒有譴責：  
多馬，伸過你的指頭來，  
查驗我被人釘過的手；  
伸出你的手來，  
探入我肋旁  
被刺深入心臟的創傷！  
不要疑惑，總要相信！

我堅持不信的心防崩潰了，  
多麼愉快的向十字架的愛投降！

冰冷的心甦醒了，  
在那雙透光的手掌下  
我跪伏，悔恨的眼淚像潰決堤防  
的洪流一般淌：  
啊，我的主，我的上帝！

祂赦罪的慈祥面光，  
照引著我事奉的新方向。  
重新奉獻在恩主的手裏，  
作門徒跟從主的腳蹤，  
負主的軛，學主的榜樣，  
作漁夫去得人，  
作牧人尋覓失喪的羊。

### 多馬的歷程

本  
遵

大約在第三世紀末，從敘利亞開始流傳一  
多馬行傳 (*Acta Thomae*)，說到多馬如何  
行主的大使命，去印度傳福音和以後的事。

羅馬帝國的勢力伸張，伸張，  
統治著大半個世界，  
連地中海岸邊的以色列，  
也在它的掌握下——  
已經不再成國，  
變成羅馬的一省。  
羅馬統治者仁慈的讓人民有自己的宗教，  
更為他們修建了輝煌的聖殿；只是一  
由統治者任命恭順聽命的大祭司。  
是這批宗教人，把他們的彌賽亞釘在  
十字架上殺了；  
但在三天三夜之後，神照祂的定旨先見，  
使主從死人中復活。

五旬節聖靈降下，把畏怯的門徒變成福音的精兵。  
他們按以色列人拈鬮分地的先例，把當時所知的世界，分成不同的地區，憑信心分工合作傳揚福音：  
古老的印度，落在多馬的分下。  
這人的舊毛病又發作了：  
先是：“怎麼可能！”  
然後說，文化不同，猶太人哪能向印度人傳道？  
聽說他們有甚麼“聖牛”不可宰殺，就算不計較營養問題，這文化的鴻溝如何傳通？  
夜裏，主在異象中顯現，也不能勸服他聽命。多馬再宣告他的名言：“我總是不信！除非...”

在遙遠的印度，城邦  
有一位甘多福王 (Gondophernes)，  
要建造一座宮殿自己享受，  
雖然他的王宮已經佔了半座城，  
但他仍然認為不夠；  
他向財政大臣說：“即使刮盡全國的糧食又有何妨？只要我過得舒服碩大且肥，哪管他小百姓枯瘦？”  
不過，全國的建築他都看得厭煩了，要新穎的設計必須往遠方搜求！  
他聽說過所羅門王宮室的盛名，雖然那都過去了，現代的希律王宮和才完工的聖殿，都獨具新猷。  
於是派商人亞班 (Abban) 為代表，把那裏最好的巧匠請來，不論用賄賂，用綁架，務必進口！  
果然，在猶太地，遇到了加利利最偉大的木匠，有一名的奴隸學徒名叫多馬，盡得主人的技術傳授；  
更妙的是價錢合理不過，只要二十塊銀子就願意脫手！  
亞班問多馬：“他是你的主人嗎？”回答：“是！我願受死，只要主旨成就！”  
多馬深深的下拜，甘心俯首。  
這樣，就順利成交了：  
“起來，我們往東走！”



見，幹手，多馬回答：  
召能人雙？”多馬回答：  
喜誇人讚的？”多馬回答：  
歡自步那讚的？”多馬回答：  
王的獨的稱業經驗多馬回答：  
福得巧於渲染建造經驗多馬回答：  
多功的出，甚和明師親傳，  
甘比的都彩，作匠的海岸，  
後，住無築加是木勒中海大  
以不建光你撒地各和石造懷先麼意盡延道你定方  
度班得名添“幼拿遍造軌於建王必甚合必能知管他遠  
印亞尋的得：我自譽會製造精於福不為得務不王不  
達人是有不問：我自譽會製造精於福不為得務不王不  
到商說所少王“我自譽會製造精於福不為得務不王不

辦，殿：善。普遍，露笑顏。  
趕麼窮，道雨了，喜的宮殿在。哪裏？  
急甚的傳的有歡，宮殿在。哪裏？  
心造多傳的有歡，喜的宮殿在。哪裏？  
勤建眾，惠的喜的宮殿在。哪裏？  
殷材了鬼，恩奇心中想新不，能，  
須給趕王出心理問還，  
必工分，了上也那，馬，在還，  
也鳩項病，受臉上看馬，在還，  
面，是款醫沾的路上看馬，在還，  
方不的方醫沾的路上看馬，在還，  
一他造四全百姓一回見，  
馬過，建游，老福的即說：  
多不他他於貧甘勿他多

剝監。轉，壯觀；  
活下後輝煌舞弊，交換。  
活禁而殿私產  
馬拘了宮營的  
多他死的污來  
把把忽然王貪將  
決先忽看曾買  
判了，弟去不購  
怒，了，王導並錢  
大經時，引馬出  
沖天已那曾證願  
王今就述他自

甘多福不肯出賣，卻敬佩多馬和所建  
的工程，王和王弟並許多臣僕  
都歸信受了洗，舉國騰歡。  
他們不再為今世的物質經營打算，  
為福音和國度努力，完全奉獻。

音，  
印  
六世

後記：傳說多馬以後到印度東海岸，繼續傳揚福  
並在那裏遭受反對，為主殉道，被矛刺死。  
度確有“多馬會”，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十  
紀；但其譯文源自亞蘭文。

### 我的心

行走在崎嶇的窄路上  
悲哀的  
撫摸著荊棘的創傷  
我再一次跌進了  
魔鬼憂鬱的網

抬頭向上望  
星兒仍然明亮  
任豺狼把皮肉噬淨吧  
我的心  
已在天堂

## 心歌

真光透那厚積的層雲  
照入我的幽暗鬱的心  
何等奇異又永恆歡欣  
剎那間歎息消失了蹤影

我們航行在黑夜的海上  
指望如舵有一定的方向  
信心的風帆鼓起了翅膀  
用歌聲喚醒朝陽的光芒

徐志摩作“偶而”，幾為中文新詩中唯一可誦者，  
而有佛家因緣幻滅的悲哀氣息。心靈泛起此歌，算是基  
督徒的頌聲。

附記

## 虹

在雨後  
從樹葉上的水珠裡  
一條彩色的橋  
從痛苦和塵污中  
通往瑰麗的天國

有多少靈魂  
用信心  
踏著神的信實走過去

建成這橋樑的是

赦罪的恩光  
加上悔改的淚

時間

一時間給成功者以歡樂  
也給失敗者悔恨

許多人在紛紛聚集抗議：一  
有忿怒的臉向神抗第一意  
商業社卻太是顧顧客作生的道  
老卻太不著會天國望的希  
然掌的握都大盼號”的車上  
既無數的人“成功最壞的司機  
誰知然在“了個一”的駕駛  
竟一這車唯於“時間”那老東西

他向從不  
有要英  
有他  
既有罵  
遠不  
是帶  
死半  
板點  
著兒  
面和  
孔氣  
客理  
好志  
知笛  
罵罵  
真是  
該死  
他永  
來未  
管要  
有英  
有他  
既有  
罵罵  
遠不  
是帶  
死半  
板點  
著兒  
面和  
孔氣  
客理  
好志  
知笛  
罵罵  
真是  
該死

制度  
” 擠棄裡疑替慈馳府椅忍適路計客里  
位擁放那遲代仁奔怨座“舒他生乘故  
訂麼說在微行的然人舊叫不各作車回  
“ 怎未坐稍另神仍眾古名全各另此轉  
行不也然是就到卻那的難苦嶇了是車  
實客來公只然不車是前艱困崎不也倒  
未旅不就雖竟見的的年又極在受本搭  
上然人人也訴間壞千窄上行人馬經  
車雖有別有您申時最二狹坐車有底已

離地的運載  
” 的 車上  
脫目的” 嘻” 訝作奧一不  
人目時間笑問須你旨有等  
有美時冕時無要神只待  
也榮“冠“也所知道不  
下到謝得坐怨神知知”  
撇達感主乘尤作不們間  
人有們見你要然我時  
有也他面當不安雖但“

### 何用煩惱你能禱告

當不幸 聚著人生的風暴  
當在 荆棘佈你所行狹窄的古道  
當滿 豺狼 圍的黑暗中咆哮  
當在 四

記得那安慰的話——  
何用煩惱 你能禱告

當大衛  
忍受敵人的怒氣狂傲  
如河水  
湧來死亡的波濤  
像雀鳥  
從捕鳥網羅衝破脫逃  
全在乎幫助的主——  
何用煩惱 你能禱告\*

當保羅  
站在海水沖濺的船梢  
日月星  
都隱藏了他們的光耀  
大風浪  
在船舷側發著獐笑  
這帶鎖鍊的人說：  
何用煩惱 我能禱告\*\*

神兒女  
須謹防那惡者的兇狡  
它為要  
破壞人信心將話顛倒  
竟說是  
禱告何用 你能煩惱  
但那信心的見證：——  
何用煩惱 你能禱告

\*詩篇第一百二十四篇  
\*\*使徒行傳第二十七章

### 布穀鳥

布穀鳥 叫著  
翱翔在天空  
散播著希望的種子  
我已經忘記



## 生命之路

死亡  
差遣它的使者  
邀請客人

鼓著黑色輕紗的羽翼  
滑著熟練的無聲舞步  
捧著華美的微笑  
殷勤的帶著微笑

人背棄了生命的道路  
勇敢越過法律的牆垣  
打破道德的門門  
從高樓的邊緣  
從懸崖的盡頭  
從河堤海岸  
跨進墳墓張開的巨口  
去攀折那朵虛幻的玫瑰

智慧在焦急的警告 呼喊  
叫人在回轉走光明的路  
在這條道路上 到的地方  
是黑暗不暗的 新生嬰孩  
離棄那疲倦的 仁慈的手  
被引向永恆的幸福



## 心底頌語

早年我曾有過夢  
要攀上青空  
摘擷發光的星兒

以後我被捲進  
另一個夢幻的浪濤  
以自發光的永恆智慧  
想塑造些星宿在夜空照耀

如今我已踏著夢的波面走過  
這一切花都失去了  
伴隨浪花朵朵陳設的星兒  
我仰望夜空陳設的訴說  
靜聽他們低低的設計  
稱頌神奇美妙的樂歌  
湧起無盡的樂歌  
在胸臆間

## 新歲

當舊日曆最後的一頁  
撕完了一連串的日子  
意味著從生命的枝頭  
落葉從一片片的飄墜

天國路上的行旅  
繼續的征服著苦難

在主扶持引導下  
用信心的微笑  
撕毀攔阻的幕幔  
更近了！注目前方  
啊，主！  
那真誠的慈愛笑容

拓荒者

在福音的窄路上



夜如何？

在黑暗中  
急促的喘息與沉吟：  
“夜，何時過去？”

夜的版圖仍然在擴張  
梟鳥在癡笑  
豺狼在厲嗥

真理的兒女—守望者  
仰望東方的天空  
吹起黎明的號角

## 故鄉的冬天

在冰封的土地上  
冬天殘酷的統治著  
沒有鹿車駛過的痕跡  
也沒有聲響

孩子們懸起奢望的襪子  
期求得到一枚雞蛋或麵包  
早晨瑟縮著伸展飢瘦的身體  
主子們的鞭子趕除殘餘的幻夢

沒有燃燒著歡樂的爐火  
沒有圍繞著桌子的歌聲  
沒有溜的淚結成的冰條  
在西北風裡發出低低的呻吟  
樹枝張開枯瘦的手臂  
向誰乞討溫暖和綠衣

人吐著褻瀆的話  
鼓掌送火箭衝破太空  
伯沙撒排設華筵  
飲著人民的血釀成的美酒  
被稱在天秤裡並且浮起

晨光的腳步已逐漸走近  
黎明的大地上  
曉風將

# 拂動綠色的旗幟

## 老漁夫

海浪永遠的翻騰著  
即使是在夢中  
老漁夫駕著小船  
喘息著爬著  
在這無盡的山峰間

他把希冀的旗  
插在桅頂  
駕著小船  
老漁夫喘息著爬著  
在這無盡的山峰間  
去探尋獵取幸運  
張開理想織成的網  
在海面撒下撒下

夕陽沉下 沉下了  
老漁夫駕著小船  
喘息著爬著 爬著  
在海浪連綿的山峰間  
是在黃昏了 老漁夫說  
在這喧騰的空寂的海上

向著海 浪 向著自己  
是黃昏了 啊！ 是黃昏了！

夕陽依戀的  
斜視著海面  
海面啣  
浮動著溶了黃金  
老漁夫微笑著  
撒開了網又扯著繩  
浮動的黃金啣

網是空的 每一網都是虛空  
雖然黑暗從四面撒下了  
但淹來了頑皮的孩子  
海把浪像船張望著  
把著譁笑著嘲弄著

在海上的黎明  
他看見了那岸邊的瘦長身影  
聽見了那慈祥和權能的語聲  
想起了“得人如魚”的呼召  
再一次  
向主奉獻自己  
把生命投向遙遠的海洋  
用小船犁破浪濤  
向不可知的前程遠征

樹

一棵樹  
在乾旱之地  
不見雨滴  
遠離水溪  
沒有人來澆灌  
也沒有人來憐惜

我已遺忘了  
它如何栽植  
如何長起



只記得  
當最後  
跌入了  
樹上沒  
也有果  
實

葉子  
泥花  
實

它的記  
向歡笑  
它被錦  
它被美  
忍受著  
但它

憶封閉  
的繡的  
麗的  
譏笑  
背脊

棄  
忘  
記  
子  
直

東風搖  
陽光驅  
雨絲為  
春天然  
雖特別  
卻問南  
何時來

醒了除  
了它織  
成也臨  
到

昏暗了  
綠衣  
它

樹的  
歎  
枝  
息

遲  
的  
燕  
子  
棲

## 春之歌

殘酷的  
被杜鵑  
新的生  
輕輕的  
拂拭著

冬的  
花機  
的推  
開殘

鎖紅的  
鍊燄  
燒斷  
了  
心扉

鎖鍊  
紅燄  
燒斷  
了  
心扉

鎖鍊  
紅燄  
燒斷  
了  
心扉

我躺進原野溫暖的胸膛  
數著你蓬茸的柔髮  
俯下身來大地的面頰  
親吻著泥土的芬芳  
低嗅著泥流的音調  
聽潺湲水在樹梢上  
看雲絮在慢慢飄揚  
默默移過

枝頭不知名的鳥兒  
是真誠的伴侶  
雖然是我不能認記  
那是昨日的故友  
它親切的注視  
慷慨的為我奏愉快的新曲  
我的靈魂在幽靜的幸福海洋中  
揚起了征帆

### 在清晨的小徑

太陽用快樂的語氣  
道著：早安  
夜露晶瑩的明珠  
綴滿了青草葉兒  
有人要覓取財寶  
在清晨的小徑上

那加利異人的腳步  
那曾在海面行走的腳步  
如今 仍然行走經過  
甦醒的靈魂門口  
在清晨的小競上

真實的財寶不隨風暴飛逝

真實的明珠不因日光消散  
我悔改認罪的淚珠滴落  
伸出信心的手接取永生  
在清晨的小徑上

## 家之頌

鳥兒翱翔在天空  
但有一個溫暖的巢  
當疲倦沉壓在雙翼時  
可以宿歇

神賜給人生命  
也賜給人一個家一

不是論是貧窮伙富足  
是愛的結集  
與生命的延長

基督耶穌曾離開  
天上遊四方  
藉祂的死吞滅死亡  
使我們有永生  
你我就在愛中生活  
頌揚  
磐石的家  
教會

播種者

有的播種者  
播散著愛的種子

用自己的血澆灌

另有播種者  
播散著仇恨的種子  
用別人的血澆灌

於是在大地上  
百合花受著荊棘的刺傷  
但荊棘終將丟在火裡焚燒  
當那一天來臨的時候

## 螢燄

他們說  
你是腐草的化身  
每夜是在你的伙伴間飛巡  
但不知那些平庸的凡草  
何獨你有這樣光潔的靈魂

你是在人間的星辰  
脫離了那遙遠的一群  
從天際來臨  
把一盞遨遊的燈籠  
照引著愁人走向夢門

夜已經到來了  
濃黑正在湧來  
正在湧來  
你燃燒著自己發出的青燄  
孤獨的在荒徑中徘徊

我幾曾懷疑  
你在尋覓些甚麼  
可是夜女失落的翠釵  
在那讓青蛙去拾取的蒼苔  
在地面揭不起的

你倦了  
棲落在簷角上  
或躺在殘陋的故鄉  
你何曾求恬適的安息床  
又有誰為你鋪設茵床

但你仍勇敢的  
背負著理想  
在夜域裡洒放著光芒  
當晨曦的退隱毫無爭攘  
當晨曦的金黃洒上東窗

## 新生

百合花的喇叭  
喚醒了朝陽  
清晨將時間的道路  
鋪在人面前

從夢幻的山谷中  
找回迷失的自己  
向前方進征吧  
隨著永恆之光的引導

任昨日的記憶之花  
與夜暗一同凋謝

## 鳳凰木

羽毛般的葉輕盈卻濃密  
啊 豐盛的綠色的生命  
廣大的濃蔭和草茵交織

疲憊的行旅在這裡憩息  
我並不向他們索求代價  
像世上的旅店售賣情誼

火紅的花朵表徵著熱誠  
更深的奉獻融入更多的愛  
不吝惜的給予希望的心靈  
親切的給予希望的心靈

當嚴酷的寒冬君臨人間  
當黑夜的火焰中迎接轉化  
在歡笑的火光和熱失去自己  
捨著光和熱失去自己



## 爆竹

為甚麼人他們要燃放爆竹  
豈是要逐歲人爆出舊筵也  
用辭歲盛筵也留它不住

舊歲只留下舊的傷痕  
新年又帶了新的衰老  
時間的積灰要埋不能  
最快的腳步也逃

人們在墳墓的途中遲疑  
帶甚麼給死虛浮的見禮  
是權勢和不能止渴的財  
還是永不能止渴的財利

就在這矛盾中爆起硝煙

喊靜不遠  
呼寧不  
的煩並  
何厭此  
奈要離  
可麼煙  
無甚硝  
是了的  
佛為的  
仿人戰

灰災際哀  
殘火上悲  
成救是  
化搶衝卻  
竟著火果  
財碌焰結  
錢忙看的  
的車著的  
用防笑換  
有消歡所

## 悼念

方園的土地  
他的溫暖和平的福音  
的國了傳揚和神國的疆域  
遙離開了拓  
在遠離你只為

安臥在床上  
心的羊在哀喚  
不忍失的你決定了將他們找回  
聽迷是於從從  
於聽迷是於從從  
從聽迷是於從從

於痛苦而  
是走成了  
竟時時  
上了你  
艱難的  
難期的  
道路旅  
伴為鄰

你原知道  
這裡有人  
帶著火在  
會奪去飛  
卻甘願人  
來開關到  
因為你在  
在貧窮破  
醫院碎傷  
在許多張  
有誰安開  
有誰搶救他們  
這些失喪的靈魂

你甚知道  
甚麼是  
把自的撒  
勇敢的前  
作遠方的  
福音使者

魔鬼的爪  
發出猙獰  
用死亡來  
他們不知  
他們不自  
增加罪惡  
也在此道  
鐫下你  
為你編織  
但不知他  
你心靈為  
像耶穌一  
父啊赦免  
因他們不  
笑擊打你  
你的心已  
腥的手在  
記錄的冊  
中名字  
的榮耀  
冠冕  
曾否聽  
到祈  
求  
的祈  
求  
他們  
自己  
所作的

在那乾硬  
你酒下了  
作你埋  
你卻在那  
生命要在  
那土地  
上鮮血的  
種子  
地方  
勝過了  
死亡  
滋長

我 不 該 為 你 哀 悼  
還 是 為 你 慶 幸  
那 歡 樂 的 豐 收  
那 永 不 消 失 的 光 芒

生命的呼喚

脊 背 已 彎 曲 了  
那 是 為 了 生 活 的 重 擔  
為 了 罪 的 重 擔

朝朝夕夕壓在身上

有誰能夠補救  
有誰能夠醫治  
有可憐的心靈又積上了  
舊的創傷新的創傷

天將晚  
夜將臨到  
陰影已經拖長一拖長一  
哪裡是你的歸宿  
在歧路中迷失的羊

夏令過  
冬正走近  
秋天已經轉涼...轉涼...  
秋空虛或是滿盈  
你倉有  
甚麼收藏

聽啊 是從靠近你心的地方  
從遙遠的天堂聲音  
傳來慈愛的呼喚  
是生命得永生脫離死亡  
你怎能再拒絕強  
怎能再頑強  
接受主耶穌的光  
作你生命的平安無疆  
得著喜樂

天橋邊



## 拯救

一股黑的流  
一股白的流  
不停的交替著湧流  
把我的生命  
沖開一個大破口

我驚惶  
我掙扎  
但卻沉下  
更深的沉下去  
可怕的毀滅  
有誰能夠來救

主耶穌來了  
伸出慈愛的手  
把我救起來  
又引導我  
在祂的光中行走

## 征帆

船 離開了淺窄的海港  
因為那不是它永遠的家鄉  
斷開了牽羈的岸上的索韉  
張開了帆的翅膀  
船 要開航

這船是太小了些  
但它勇敢的  
滑進了深廣的海洋  
嘲笑著狂傲的風浪

挺直了脊梁  
那高聳的十架桅檣  
用連絡的全德的愛為船身  
信心帆被風吹得飽漲  
接受上面來力量的  
用不著七手八腳的  
搖櫓鼓槳  
雖然在黑夜  
仍然要持定了希望的舵  
記認北極星的方向

你的目標  
不是向名利撒網  
在這沒有邊岸的海上  
在有多少靈魂沉溺喪亡  
抓住他們伸出來的手  
拉上來  
又載著他們駛向安康



黎明還未到  
你從遠方運來生命之糧  
工作的那報償  
只是那生之微笑的花朵  
迎著朝陽開放

## 橋

兩隻手一不是一雙  
從不同的邊岸伸出來  
緊緊的接合在一起  
靈魂在融合  
無聲的愛交互湧流

是十字架—那古老的十字架  
築成了永不朽壞的橋樑

## 死與生

你謙虛自己的最大的一座寶座  
捨棄高天自的寶座最大的一座寶座  
把你犧牲自己的身體當作祭物  
把你自己獻到人間奉獻

在公義的救濟人類的  
各義治的生命的  
各的者的的的  
他神竟銅的主盼望  
山向與蛇嘗望  
上你罪掛受在墳墓  
天一犯強被死亡絕  
昏的盜咒詛的絕地  
地愛同詛的絕地  
暗子受的高味安眠  
掩一刑罰竿

啊復活如隨那卻  
原升永聖粒成  
來天遠靈麥不  
你是的在子息  
死亡真生人落的  
是正命裡在豐收  
吞永遠死遞裡直  
滅因面地到  
死亡凱釋綿損失  
旋放延失天

今天撒但在羊皮  
今豺狼在羊皮  
推動燃燒的  
著邪裝下  
背邪裝下  
道惡殘害  
的的害  
狂的害  
瀾火焰羊群

殿的現  
主顯戰  
的頭爭  
的舌主相  
主為的見  
毀期待  
拆期火軍  
要求和為  
動祈風大  
活裡的骨  
的這節骸  
勇在旬乾  
奮在旬乾  
敵們五枯  
仇我那使  
在晨

## 法老的鞭子

當法老的鞭子揮動的時  
奴才們只剩下顫抖的自由  
在這笑容上還必須裝飾上  
這笑容比起痛哭更顯醜陋

口裡除了應是別綿延聲  
汗水和眼淚是只能默默滴  
奴才的眼睛會向奴才張大  
他們的消遣是勇敢的私鬥

應該是有入欣賞他的驕傲  
否則就如失落至貴的珍寶  
仿佛爬上主族又大的聲咆哮  
是當他向同族又大的聲咆哮

從早到晚上他看來的那麼勤勞  
為要討主子的賞賜和稱好  
全好像忘記了靈也有的無形鐐鏑

奴才每也有的著各自財產  
那最大就是謹慎的罪是守遺傳  
準打破那永永遠遠半空碗

奴才更被自己肚腹轄管  
自由敬的拜神被看為造反  
當法老曾偷仰望神慈愛的臉

注：法老是古埃及的統治者，也是宗教權威的代表。

## 良友

面頰用水洗  
洗不盡所蒙的羞垢  
眼睛是流淚的泉源  
流不盡哀愁  
那為製造笑容  
而張開的口的珠串  
掛著“愛”的骨頭  
卻要嚼碎我的

主啊  
惟有你是真實

是我的良友

太陽

太陽從地下升起  
衝破了

黑暗的墳墓  
大地甦醒了  
清晨的鳥兒  
奏著光明的凱歌

得勝的元帥乘著  
白駒從東方起行  
當他經過的時  
伸出慈愛的乾那  
輕柔的擦乾那葉子  
長夜痛哭所遺下的淚珠

在屋頂下的人的開始  
找著樂生的活泉源  
因為金箭射碎了鎖  
花朵在門口幽暗的無形石頭  
迎接從的微笑染上彩色的自由  
解凍的捆綁中得回照流  
天空的雲霞奔流



## 百合花之歌

原野中有骸骨  
城市裡滿了強暴  
你長大的幽深的山谷  
所吸取的營養  
並不是流人的血液

勇敢的  
你展開綠色的旗幟  
向著荊棘嫉妒的箭鏃  
用純潔的喇叭  
吹奏起黎明之音



## 信念的飛鳥

雨絲織成了愁網  
籠罩著大地頭上  
撒在人的心上  
不停的沉的感染擴張  
陰沉的捕捉明天  
要吞噬希望

我的心畏怯  
仿佛迷失在寂寞的海洋  
如落葉在泥地  
甚麼勇氣都消融了  
只剩下沮喪  
像廢棄的渣滓一樣

雖然我不曾看見  
彩虹在天際發光  
但我持住神的信實  
信念的翅膀堅強  
我的心靈的鳥  
向著光明的太陽飛翔

## 椰樹的沉思

椰樹蓬亂著頭髮  
等晚風來為它梳刷  
因為在戰火中  
喪失了它親愛的媽媽

孤單的燕子悲鳴  
翩翩飛翔在廢墟  
失去了築巢的舊梁  
也失去了昔時的伴侶

白雲駕著風的翅膀  
自捆鎖的邊隙逃出  
自雖慶幸獲得自由  
卻流著淚雨傾訴

是烽煙和橫流的鮮血  
把西天的晚霞染紅  
太陽無可奈何的回顧  
暮色卻已漸漸朦朧

在晚風輕送著耳語時

椰樹下有人在沉思  
人都受私慾的驅使爭戰  
卻一誰揚起真理的旌旗

### 祈求的心聲

復活的主  
我們向你仰望  
你勝過了幽暗死亡  
帶給世人大光

得勝的元帥  
我們跟你同往  
在艱難的人生戰場  
你加給我們力量  
對我們何等的殷切期許：  
我永不願看見  
天國的軍隊打失敗的仗

但今天 主啊  
哪裡有你的旗幟  
遍地是吼叫的豺狼  
荊棘蒺藜在  
你的葡萄園裡滋長

我歸我並我並我卻我看  
們於們綿們沒們像們上哪  
的徒洒延澆有播是傾的  
奔然下發灌柔下被倒火何  
跑眼復興漿心的好光祭壇降  
淚復汗人道的吃在未冷淒牆倒荒

主為何你仍然靜默膀靈火軍  
為何你你下大的的風骸燈  
啊你你下大的的風骸燈  
主為伸再使使

拂拭著生鏽的劍

拂拭著生鏽的劍  
我悲哀

敵人的力量  
我的卻已仍然  
魔我的心  
我卻如寒灰

在遍地枯旱中  
每我豈能喪了千生  
日失高臥在萬上  
我張幻想的象牙之  
多少靈的魂中  
在長久的捆綁中

我 呻吟 悲鳴  
豈能 忍心 聽聲  
消閒 的 歌

只是 劍已 鏽蝕  
我的 有聖 靈去 了鋒  
沒刃 失靈 發了 利  
劍已 經發 瘦奔 天路  
腿能 挺起 跑天 路  
手已 經下 垂禱 舉起  
不 能再 我祈 禱舉  
凱歌 歡樂 哀啼  
變成 了失 望被  
那是 倒 在 地 上 踐踏  
昔 日 得 勝 的  
真 理 旌 旗

當然 在 我 們 的 陣 營 中  
還 有 人 保 存 了 氣 為 了 私 鬥  
熱 心 卻 是 在 戰 事 的 尊 貴 的 心 沈 痛  
拚 命 的 甚 麼 你 祝 賀 了 你 的 心 意  
還 有 更 使 在 然 違 背 了 你 的 心 意  
他 卻 全 不 管 你 在 門 外 悲 泣

弟兄 來 彼 此 勉 勵  
我 們 來 互 相 纏 裹 創 傷  
讓 我 們 不 要 的 “ 成 功 ”  
我 自 己 的 主 的 名 傳 揚  
只 要 將 不 應 當 的 “ 據 點 ”  
我 們 死 守 山 頭 的 活 潑 的  
要 主 動 的 活 潑 的 解 放  
爭 取 人 心 靈 的 解 放

主 啊  
我 在 這 裡 等 候  
我 在 這 裡 呼 求

節興起  
五旬在  
顯醒意  
彰甦旨  
再甦的  
你我們  
願使讓  
我們

## 憂愁

憂愁  
不能將  
卻能為  
使你背  
更加上  
因為兩  
使眼中  
春天的  
推峰到  
築起監  
重擔牢  
沉重  
鎖結  
光輝減少

源  
泉  
的  
眼  
水  
展  
暴  
風  
雲  
烏  
望  
的  
臉  
恩  
的  
舒  
風  
救  
淚  
河  
腸  
愁  
烏  
望  
的  
臉  
主  
你  
樂  
愁  
烏  
望  
的  
臉  
到  
洗  
飲  
你  
的  
仰  
慈  
快  
來  
飽  
使  
哪  
當  
主

明天

綠葉  
變  
成  
了  
黃葉  
黃葉

悄然一片  
今悄悄時卻  
落又變逝的  
在天然間不  
在一成去灰  
地片了一塵  
上片了昨去  
天去不壓  
昨復在  
天還心頭  
天去不壓  
昨復在  
天還心頭  
天去不壓  
昨復在  
天還心頭

季節之年  
生之黑髮  
黑髮遙和  
我永  
不曾輪白  
留增在白  
耀的榮耀  
的明生  
天命  
的命  
光華  
的  
光  
華



我聽見了那聲音

我聽見了那聲音：一  
號角吹起  
戰馬在長嘶  
我聽見了那聲音  
風在樹梢上  
飄動它的大旗

天空的陰雲是那麽厚密  
啊 的多雨的響的氣息  
多爭的戰的魂失喪  
你還的靈計算夢中的財利  
主的心的在傷痛  
我的心的安逸  
你豈能見了那聲音：炬  
我聽見了那聲音：炬  
我燃燒著生命的世代  
照亮黑暗起  
高舉起真理

敞開你關閉的門  
主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  
你無人去解開被撒旦  
要捆綁的靈魂對世界的牽繫  
我聽見了那聲音：  
時候已不多  
不能自徬徨  
甚至民意時間讓你哭泣

起來吧  
不要留下甚麼一  
獻上你主的大能大力  
靠著主後顧的手到已經扶犁  
不一奮戰到底雖然高漲  
魔鬼的勢燄雖然高漲  
但我聽見了那聲音：  
主將頒賜冠冕旋時  
在祂的榮耀凱旋時

## 蝸牛

哪裡是你的家  
你已經忘記  
你的家在背上  
一時也未曾相離

世上應該數你  
生活最為希奇  
你是從不是離家的游子  
你背脊就是屋脊

在紛擾的世界中  
你卻有緩慢的安  
任憑人鄙視輕棄  
有那麼一天世界將你  
只留下經過的冠冕  
迷失軌跡

## 蒼老

那棵老榕樹  
你比我更為蒼老  
你的手臂那麼枯瘦  
還有佝曲的腰

沒有人為你梳剪  
你的鬚鬚隨風飄搖  
沒有人為年補綴  
那早已破舊了的綠袍

人們對你是那麼殘忍  
彎起舌頭像弓  
射出冷笑的箭  
太多的苦難像藤葛纏繞  
卻看著人倒下花兒枯凋  
你比我更為蒼老



一切惡行隱念…  
都焚燒在十架祭壇。  
一顆心，完全被充滿。  
愛所征服，

但是，當我走上了  
這各各他的十架道路，  
才知超過所知的艱難。  
遍佈著荊棘，試煉；  
處處是逼迫，憂患；  
當懷著一顆破碎的心，  
向教會的當權者安慰，  
哪知，在創傷上一  
更添上的傷痕一  
甬痛苦了悲慘的經驗：  
甬買得來傷心的發現  
原是住在蠍子中間。

啊，歡笑吧！  
建造成功的巨廈，  
口號叫得動聽，新鮮；  
美麗的旗幟在招展，  
向世界拋著媚眼，  
與罪惡攜手相連，  
我們要和乎，又寬，  
奔那條路又大又寬，  
舉起了酒杯慶祝聯歡，  
同魔鬼訂下了約：  
“互不侵犯”！

當那隻手伸進來的時候，  
啊，可怕的黑暗！  
在“愛”的團體中，  
才認識實在的奸險，  
哪裡有甚麼重擔！  
他微親是那樣的重擔！  
（甚至在客西馬尼園，

不知內奸。)  
仍然大相撞，  
得猶大相撞，  
彼猶大相撞，  
的猶大相撞，  
刀主的相用推你的的裡淌，  
拔刀是脅得推你的的裡淌，  
真箇用不踏著權向心，  
巴好爬上淚顆心，  
眼一沉墜在的禱告傷  
在靜夜捧著受傷的心向主陳言：

“主啊，讓我去吧！  
人微弱的力量哪能堪？  
喝譏誚如同喝水，  
受毀謗如同吃飯；  
在眼淚和餐餅的時候，  
杯中血汁下咽。  
正把拒盜而人的揖盜，  
把拯救靈魂的託付  
用大部無氣力，  
作對內爭戰。  
主啊，讓我去吧！  
讓我跳出這是非圈！”

耳中傳來的主的慈聲，  
仿佛主兒！顧你不要灰心，  
“我後直奔跑，仰望標竿。  
不要你可曾知道，  
你為誰離開了高天，  
我穿上為貧窮受盡痛苦，  
說不盡熬煎，辛酸…  
因為世人不愛真光，  
因因為世人不愛真光，  
聖潔的人棄嫌，  
被



使這聲音，  
載送那美好的信息，  
在沙漠，  
在平原，  
在喧囂的城市，  
在寂寞的荒山，  
不住的廣傳，更廣傳…  
不叫人悔改離開罪惡，  
祂必廣刑赦免，  
脫死亡，重生，醒悟向善，  
尋求生命之主的面，  
為主勞苦多結果子，  
把佳種撒在人心田。  
我意志已決，  
信念更堅，  
願像蠟燭把生命燃盡，  
直到朝陽從東方射出金箭。

去吧，陰影！你去吧！  
我要像勇士，  
揮動神的寶劍，鎖鍊。  
斬斷，斬斷你的糾纏。  
你不要再對我糾纏，  
不必再依依留戀，  
去吧，去的到那  
無極的遙遠，  
去吧！用不著握手，  
我不要與你“再見”！



## 失去自由的鳥

兩隻鳥，  
有著美麗的羽毛，  
並且他們的翅膀，  
看來是強壯完好。  
他們的家是  
住在籠裡，  
是那籠是精巧！

超過任何鳥兒的  
技術水平，  
這誰都知道。  
鳥兒哪會造得出家？  
如此安全的家？  
是由人類  
是慷慨的代勞。

他們被遷入這新居，  
並沒有甚麼繁苛的信約規條；  
享受著清潔的水，肴；  
和人手調製的饌食；  
並無須辛勤覓食，  
每曰裡度曲鳴叫；  
把“自由”換取生活，  
還有附贈的“煩惱”。

他們本來有健翼，  
可以與鷹隼爭競高，  
在碧空白雲叢中，  
一如如今，卻住在屋簷下，  
看狗兒吠跳，  
受貓兒諷嘲。  
夜夜有夢的夢：  
永遠是去的歡樂，  
拾回逝去的歡嘯，  
在無際的空間嘯傲。  
是那樣的親切啊，  
我闊別的朋友！  
梳理羽毛的和風，  
燕兒的剪刀，新的綠袍，  
為春簡陋卻更溫暖的舊巢，  
那向我展開臂抱。  
我要餐朝霞，  
飲清流，  
摘晨露，  
登雲霄...  
不願再被世事纏繞。  
我的家呀，  
我的家是在林梢！

## 遙遠的旅程

我已經遠遠望見  
那榮耀的天城  
那珍珠的門  
受苦所凝成的光芒

路那麼崎嶇而遙遠  
但主的真理作我的杖  
使我持定盼望  
一直前行

這路上沒有花香  
也沒有旅店  
只有那永恆之光  
像引路的星  
使我得著安慰  
堅毅的邁步前進  
越過沙漠  
拉長與世界的距離  
更移近那城垣

我要朝拜那位君王  
我是被殺的羔羊  
當我失去自己  
在頌讚的歌聲中  
披上榮耀的新裳

樊籬

我們同住在一個世界上，  
卻像是不同的星球  
那樣遙遠。  
是人殘忍的手，  
作成了不能超越的界限；  
但是，在禱告中  
我們卻又緊密相連，  
並沒有甚麼能夠阻攔。

我們同在一條路上，  
可說是朝夕相見；  
但卻有藩籬在中間，  
我們各自站在一邊，  
射出冷冷的箭，  
所見的只是外面，  
內心是那麼遙遠，  
沒有一些兒溫暖。

啊，可咒詛的藩籬！  
是你，在人與人中間  
造成了敵視，  
留下了分割的痕記，  
人們卻寧願受你的護庇。  
甚麼時候他們才會醒悟——  
甚需求所缺乏的陽光和愛，  
藩籬，將完全被毀棄。

## 十年

一系列的日子，  
從生命中逝去。  
像是水流，  
不曾停止，  
也不能轉回。

在小舟上，  
我迴望：  
多少的土地荒廢，  
未曾結出果實。  
原來是  
立志，不會帶來豐收，  
除非你辛勤的  
播種，耕耘…

十年，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一分一秒的累積，  
我必須來堆成，  
當清醒的時候。

在星月的光下

一鉤新生月  
和數點光亮的星  
出現在東方的天空

那誇大的口  
所造成神話  
終於破滅了  
“日不落之國”的旗  
悲哀的降下 降下  
新沙皇主義造成的黑夜  
籠罩著地球上最大塊的土地

升起了  
希望之光升起了  
高懸在夜空  
雖然光芒不是最耀眼  
卻給世人堅定的信念  
黑夜並不能淹沒一切

那光來得如此遙遠  
勝過了雲霧巔  
爬上慈愛的光輝  
將你人間親  
洒向好母親  
你是好柔的指  
用你兒女們慰藉撫安  
給予兒女們慰藉撫安

一鉤新生日月  
和數點光亮的星  
出現在東方的天空  
是那月光的下  
是我向天自由和平  
也獻上祈求：寧靜  
願荊棘不在此滋長  
願光明之島永遠堅立  
願她兒女們  
更願認識賜星光的神  
也都把光明照耀全地

## 冠冕

人們都在和時間賽跑  
努力增加速度和功效  
在這場不停的爭逐中  
卻從未有人得到錦標

甚至有人奔跑途中  
未到終點就跌倒  
尋訪蹤跡不定的成功  
歲月堆積使白髮蕭蕭

要奔向那十字架窄路  
不因人路上荆棘停足  
開放下朵朵鮮花馥郁

到早晨得著榮耀冠冕  
雖然一夜曾經有哀哭

## 火煉

赤紅的火焰  
並沒有將鐵燒燬  
只使他變成鋼

熬煉是痛苦難當  
眼淚往下淌  
祈禱卻是升上  
在壇上的祭物  
經過焚燒才發出馨香

自從迫害  
向你伸出它的可怕巨掌  
在你不止息的中戰勝仗  
你為主打了光榮的幽谷  
你經過了死蔭的群羊  
你卻成就了神鎖鍊的使者  
你卻證實了主的道不被捆綁

主所親愛的  
祂豈是使你的心美好  
是為使徒留下榜樣  
為你不止是“明道”  
更不見證了神輝煌發光  
在多少人的手信和心  
因你垂彩雲的引導  
而剛強  
腿挺起





結工業  
凝大王國淚酒著大地  
由偉業的的咬震動  
自的工濶利齒聲子  
使林輕苦勝巨車之  
夜理服人成車麟的  
黑克征用讓戰麟大

## 二 地震

長久的沉默的大地  
她的內心熾熱的忽然被  
它載不的動那沉重的負擔了  
高聳惡的建築在增長高  
罪惡的的工程也在增高  
大地搖動塌陷前  
人們在邁入死亡前  
卻仍然傾向淫亂之酒的媚笑

地震動  
用枯骨所堆起的權榮山峰  
用人智慧修造的蓄水池  
在崩裂毀圯  
快來投靠耶穌吧國  
得著那不能震動的  
進入祂永遠的榮耀

## 方向

是誰定下立了古老規章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憑憑憑憑憑憑憑憑憑憑憑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但但但但但但但但但但但

“方向” 仍然是一樣

在四方的中間  
歷史日漸衰老  
新聞不停滋長  
人迷失自己  
在荊棘的叢林中  
衰草鋪成了  
塞滿心頭的荒涼  
更有人用情慾點燃起  
情慾的野火  
烤炙得人們口渴欲狂  
啊 何等的切望  
哪裡能尋得滋潤的瓊漿

活水的清泉  
自髑髏地  
冰冷死亡岩石流出  
滋潤謙卑的心房  
給疲勞的旅人  
新的力量  
伸出你的手來  
交在那有釘痕的手上  
祂必引導你  
由腳下直到樂園的地方

火焰的微笑

除去銀子的渣滓，就有銀子出來，  
銀匠能以作器皿。（箴二五：4）

忍耐這火焰吧  
不要再嗟歎

誰會欣賞火焰的歡躍  
和它發出的笑聲

不是你在忍耐  
不是銀匠在忍耐  
不是他開著望你的微笑  
不因遲延而凋謝

火焰用時間作燃料  
也燒去了渣滓  
使銀子成為純淨  
能以作成器皿  
他還要再雕刻  
加上精巧的細磨

到那時 一定 要到那時  
將會贏得人驚羨的眼光  
但欣賞你這若更的早一些  
將透過火焰的歡樂

### 遙寄

把思念刻在青綠的樹葉上  
託鴻雁把友情帶到遠方

鴻雁在空中飛  
飛過一朵朵白雲  
飛過險峻的高峰  
和重重黑夜的阻障  
交到他的手中時

那片葉子  
卻已枯黃  
破碎了  
我的思念也破碎了  
沒有誰珍惜

天氣是冷的  
雨絲垂下  
一並不縫綴破碎的心  
卻不是澆滅熱情的餘燼  
憤怒也凝結了  
我只輕歎著  
冷啊

風把破碎的枯葉  
捲成了一堆  
天上降下火來  
燒著了  
在暗中的禱呼聲  
像祭物的香氣上騰

### 前面的路

從腳下  
到碧天的  
鋪開了前面的路  
越遠也越窄  
直到那隱藏著的轉彎  
在艱難與成功的中間  
並沒有邊界  
當你的腳  
跨過去才會知道  
眼淚中  
原來會有歡笑

看哪！那片雲

看哪 天邊的那一片雲  
夕陽給它輕輕飛揚又滿心歡欣  
但它不久黑暗就降臨

看哪 天邊的那一片雲  
竟然堆成了壯麗的山峰  
卻不能抵擋吹來的暴風  
無聲的傾倒消失了影蹤

看哪 天邊的那一片雲  
他不辭勞辛無論遠或近  
當人歡笑仰望豐收的甘霖

當我口再沒有聲音

當我口再沒有聲音的時候  
當我的心停止了跳動  
那將要來黑暗的日子  
一切都要在主的面前說明

我曾想到那日子  
星星都殞落了  
還有甚麼能夠存留到永恆  
只有為主得的永恆靈魂





歡笑在艱難中創造  
勝利的大能向黎明來到  
等待主向勝利  
坐要迎勝  
不能須要  
不必進攻  
進

### 回頭看

我慷慨的花去了青春  
買來了衰老 傷 懊悔  
和心靈的主島歸來  
從夢幻現的陸地沉下去了  
卻珍惜建造在閣頹  
地 上的樓 頹  
在枕上留下歎息和眼淚

在路邊的草叢中  
美豔的花覆蓋之下  
隱藏著詭詐的蛇  
一那咬傷馬蹄的蛇  
把我引向迷失的歧途  
把最險惡使人的沉溺的波浪  
是那媚笑的 眼波

我開始了夢幻的生活  
離開了往錫安的空度過  
多少了個晨昏佳種的手  
歇了播散佳種的已說  
卻自我欺騙不作甚麼  
一我雖然不作得不錯

白髮在頭上增添 增添  
熱誠從心中消失 消失  
狂妄的心的事業的皇冠  
而要鑄造最卑賤的材料  
而卻用著最卑賤的材料



與罪惡妥協  
啊你來不  
那回頭能看  
將使多馬夠  
我我的再引  
崎嶇也踏釋  
我幾乎變回  
親吻那要成  
但願能傷我  
天已將行到  
我沒時暮那  
無論是哀哭  
或爭吵  
我絕的釘痕手  
棄得頭的  
曾彼回疑的  
路正真理的  
芬芳身的來  
石頭城  
光明  
連  
上  
流  
連  
在  
路  
上  
流  
連  
或  
爭  
吵

## 陽光與雨

聰明的外表  
裡面卻沒智慧  
在火的熾熱中心  
竟沒有陽光

我不需要陽光  
若它只是晒黑  
要的至是我心  
照是在我心裡  
使眼目的亮  
使花兒的顏色  
顯明

在陽光裡  
只看見灰塵  
快樂的快樂  
我悲哀除  
雨卻不能了  
只造成泥濘  
灰塵  
灰塵  
泥濘

屋簷 在流淚  
我的屋也滴漏  
地上溼了一大片

我響應陽光  
照在我的心裡  
使我成為燒著的火  
我不要作  
在天空漂蕩的雲  
願化為甘霖滋潤人的心

我願我的生命  
成為有陽光的雨天  
人們笑了  
笑我的願望  
我更歡笑  
若我的願望成就

你往哪裡？

我問，  
這異鄉的人問：  
白日，你往哪裡？  
黑夜，你往哪裡？  
水流，和車的水流，  
你往哪裡？

我望向遠方，  
天和地相接，  
海和天相接，  
不知如何逃脫  
時間無情的追逼！  
我恐懼：  
在沒有狂暴的風，  
沒有些微波浪的日子。

## 蒼鷹

那隻蒼鷹的翅膀  
有堅強的  
飛越了房屋  
飛越了籬牆  
向著青空翱翔

它要搭窩在高處  
在巖穴 在山岡  
在上 沖得更高  
用 它鐵鉤的利爪  
攫取白雲  
來鋪在它空虛的胸膛

啊 你有太大的雄心  
太多的幻想  
你想要解除一切的束縛  
要直薄穹蒼

你攫取的成功竟是虛空  
哪裡是你永遠的家鄉  
回轉吧 蒼鷹  
空中的雷聲已在震響  
歸向造物主  
在祂的慈愛中才有天堂



我打起真理的燈籠尋找  
要使那些喪的靈魂  
得著主的光照和恩典

## 醫生的煩惱

在醫生的候診室裡  
有個久病的患者名叫地球  
他貧血的的面孔抽搐著  
掛著的鉛色的面龐深憂  
他的身體痙攣顫抖  
沒有鑰匙可打開緊鎖的眉頭

醫生的心墜到絕望深淵  
仿佛在急湍的漩流裡  
但忍住了終於忍住了  
那一聲歎息未曾出口  
看來他是那麼的衰弱  
又是那麼的消瘦

醫生的自己也有疾病  
罪孽的巨掌扼住他的咽喉  
心腳被纏住私的毒蛇咬噬  
手被纏住莫展一籌

唉 醫生你為何這麼苦  
為甚麼你先去尋求救治  
然後才該施展回春妙手

遲來的禮拜天

禮拜堂的鐘聲  
在叩著的夢門扉  
週末的疲倦  
追尋歡樂所剩餘的疲倦  
仍然緊壓在身上

還記得昨天晚上  
在劇院中  
在遮掩著羞恥的夜的黑衣下  
在那是何等的爭戰  
英勇的弭平良心的不平安  
換來心靈的空虛枯渴

對溺愛用的母親  
不就用使甘願作寬的欺騙技巧  
她就要甘願作寬的縱的謊言共犯  
但就要遮掩世人的耳目  
卻就透著為難的鑒察  
何況想到神的鑒察  
並沒有甚麼能向祂隱瞞

手臂又掛在另一個男人手上  
俘虜了他的足虛榮的名位  
也獵取了滿足虛榮的名位  
但自己卻成了俘虜  
只覺得心在漂蕩著沒有自由

沉重的雲霧  
裹著的夢一般的  
生活  
迷茫的行在禮拜堂的歸途  
好像失去甚麼  
又好好像背負著重擔  
在這遲來的禮拜天

## 輓歌

我為所親愛的唱歌，  
是一首輓歌：

我親愛的  
你死了  
你血管中的血液  
不再浮騰  
你曾火熱的心  
不再激盪 跳躍

一塊紅炭  
浸熄在水中  
會發出聲響和白汽  
火紅的太陽  
墜在大海中  
卻沒有一點聲息

我要流淚一  
雖然有人將會嘲笑  
也許你也會嘲笑  
一為你的死亡  
記得離別的時候  
你還很健康為自己活著  
現在你以為自己活著  
關於這一點不必爭執  
我我們倒不死活著一  
我說你還活著一  
你為自己活著  
為自己在自己裡  
你仍在努力的  
創造庸俗的光榮  
把墮落叫作勝利

也許你忘記了吧  
是你自己的手  
揀選了現實的偽裝  
價值昂貴的理想的  
埋葬了真理的見證  
於是失去了你的蹤影  
於是在你的蹤影

你被私慾牽引著  
為去獵取了世界的獵物  
卻成了世界的獵物

我為我親愛的禱告一  
在施恩座前：

主啊 你曾說過  
復活在你  
到你面前來 的永不被丟棄  
求你降下春雨  
再染綠那枯枝  
願你的向高聳的樓叢中  
的枯骨吹出氣息  
使他能夠再興起  
我將獻上感謝的祭  
用歡欣頌讚代替哭泣

還給我春天

現實的北風  
吹冷了人的心  
白雪蓋在頭上  
人老了  
駝著背  
長久的看著地面

但你我我的朋友  
曾有過激昂飛揚的心  
像駱駝般的沉默  
也像鋼鐵般的堅毅  
卻雪沒有降下  
就縮在溫暖的家裡

朋友





## 戰史

在寧靜的夜晚  
我翻檢著戰史  
那燦爛的光輝  
並未因時間而褪色

神的兒子基督耶穌  
把火帶到了地上  
戰士們  
在十字架的旗下  
奮勇的征戰向著遠方  
他們把福音  
帶向地的盡頭  
使主國的疆域擴張

如今  
這火焰仿佛熄滅了  
這屬天的軍隊  
竟然向敵人退讓  
想來是何等心傷

求主使我們興起  
把主勝利上的旗幟  
在那全地飄揚  
先燃再燃吧  
用鮮血再寫我們的胸膛  
那未完的戰史  
永遠輝煌  
永遠發光

匆匆

燕子  
穿著黑白的相間的羽衣  
在春天的水面掠過  
它試用剪刀  
剪斷那不止息的水流

年年有燕子飛過水面  
不同的燕子  
一樣的水流  
水匆匆逝去  
載走了春天

光陰黑黑白相間  
匆匆飛去一般  
如同燕子匆匆逝去  
水曾止息  
不曾翻動日曆的手  
那已經衰老枯瘦疲倦  
已黑髮變成白髮  
更凋殘了  
童年天真的笑容

行路的人  
匆匆的走向衰老  
帶著微笑  
因為時間太短  
他必須走得太匆忙  
遙望苦難後面的榮耀  
只恨不能跑在時間的河  
卻領受那不在的殘冠冕

## 可愛的晨光

黑 影 還 在 牆 角 負 嶠 隱 藏  
我 熄 滅 了 人 造 的 光  
守 候 著 望 著 遠 方 山 嶺  
晨 光 越 過 遠 方 的 山 嶺  
來 了 晨 光 在 行 近  
一 切 景 物 都 變 得 清 晰

還 有 一 個 永 遠 的 早 晨  
有 金 黃 色 的 榮 耀  
在 黑 夜 的 後 面 接 近  
正 一 天 的 接 近  
也 許 這 是 最 後 一 個 黑 夜

當 趁 你 生 命 中 的 晨 光  
珍 惜 屬 於 你 的 日 子  
準 備 迎 接 那 榮 耀 早 晨  
把 珍 珠 綴 成 的 華 冠  
莫 等 灰 暗 的 黃 昏 來 到

## 二月的風

二 月 的 風  
輕 輕 的 撫 著 大 地 的 面 頰  
大 地 生 出 了 蓬 茸 的 綠 髮  
冰 凍 融 解 了  
枯 枝 披 上 了 新 紗  
啊 花 兒 在 笑 了  
向 著 碧 空 和 雲 霞

二月的風輕輕的拂過柔清的水面  
輕輕的拂過了微笑的漪漣  
水面激起了微笑的漪漣  
水流著錦引向了天邊  
像綠錦引向了天邊  
把豐美帶給兩岸

二月的風吹吧  
盡你的力量  
吹醒這悲慘的世間  
吹送著溫暖的枯樹  
如運河送主  
在人的心裡  
燃起生命的火焰  
燒吧更旺的燒吧  
主真理的火炬  
傳送得更遠

## 夜燈

雖然你不能與皓月同等  
也沒有星兒的自放著光明  
但不在曾忽略中散放著光明  
你在曾黑暗中散放著光明

你不曾注意四周的環境  
也不無暇傾聽草蟲的鳴聲  
不管它稱許或是譏評  
不與黑的冷嘲或熱諷  
默默獻上妥協自己發出的生命

今夜  
我在  
忽地  
寂夜  
述燈  
帶任  
金色  
對上  
感到  
憂和  
向我  
往溫  
暖夜  
的  
孤燈  
映出  
我的  
身影  
鬱繁  
作無  
的更  
明進  
亮我  
的醜  
笑已  
壓前  
言的  
一生  
照進  
我的  
幾次  
窗櫺  
胸見  
證心  
靈吧  
櫺

### 新嘉坡頌

四面波濤洶湧  
你這小獅子  
堅定的站著  
向怒吼的波濤怒吼

一個荒涼的漁村  
你的兒女們  
迎著朝曦駕漁舟出去  
又載著金黃的夕陽歸來

在岸邊  
張開漁網  
椰樹的亂發  
在風中搖曳

如今  
這裡是雄偉的港灣  
你堅強的臂膀  
在兩洋之間  
向駛來的巨輪張開  
你的眼睛一燈塔  
在黑夜裡  
散發著慈愛的光芒  
有誰能辨認  
那昔日漁村的風貌

從東方到西方  
你是海上的橋樑  
四面波濤洶湧  
你這壯獅  
堅定的站著  
向怒吼的波濤  
你已經健壯了  
那福音的漁舟  
為何仍泊在安全的港灣內  
向著遠處揚起征帆吧  
載著歡笑的深處撒網

## 彩虹

我愛天空中的彩虹  
因為它像一張懸起的弓  
這世界的爭鬧已經太多了  
所需要的是和平

我愛天空中的彩虹

好目眩  
使人色調  
美好的色  
色已潔的  
顏色純潔  
它的彩是  
為的彩是  
因要的  
是世需  
不這所

虹出現  
國造號好  
鋪記和珠  
橋天鋪記  
的座與實  
中一實信  
空像現的  
天它了神  
愛為繫用  
我因聯是  
虹見它向  
發

### 長堤

土地的時候  
頭上離愁  
或離愁  
的垂柳  
的怒吼  
一尺土地  
襲上離愁  
後一尺土  
最惆悵或  
完的惆悵  
走淡是因  
當淡是因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啾啾  
游漁舟  
搏鬥  
頭魚漁舟  
羨波怒濤  
在空煙波  
歇在中崎  
兒們霧與  
鳥人晨在  
海峽的

汗手的鋤  
雙手的鋤  
的雙手的  
多少的雙  
多多的雙  
了了了了  
滴下磨了  
剷平信了



讓仇恨和分離永遠埋葬吧  
歡樂的車輛載來愛的豐收

### 赤道上的雪花

酷熱的太陽  
晒在人的身上  
萬物都像燃著的炭  
在散發著過多的熱量

但在人的心裡  
卻凝結著冰霜  
雪花片片下降  
如同巨大的手掌  
摑在身上  
真有些痛苦難當

苦難的日子不會太長  
雪花終是要消融的  
它毀滅不了生機  
只能使愛的綠濤增長

### 生活的盼望

不要再希望  
有一個寧靜的早晨  
作一個王國所畫成的地畫  
晨鳥歌聲所打破  
已被槍彈所打破  
戰爭正逼近



朋友說：  
當毒相莊快張黨來荒  
大惡形端很乖結黨弄田  
了的表似衍分群它蕪  
上常一貌繁十成把稼  
心非是經的是人真你  
小西只正它又傷你教  
不東的作且格箭是會  
你那有假而性暗若定

亮事仿  
手開些相質璜有  
的界有一些物裝的敢賽經  
傷眼有有的的利的人文外裳  
受得上也毒好勇的  
著覺世界正有美是法偽  
撫頓世不少著誰開虛  
我卻這豈不有但揭

### 圖書館裡

一 架 架 層 疊 的 書 籍  
堆 成 了 岩 洞  
你 像 採 礦 工 人 探 尋  
在 智 慧 的 寶 藏

在 深 邃 幽 曲 的 坑 道 中  
你 迷 失 了 自 己  
你 高 喊 狂 歌  
山 巒 間 傳 來 的 迴 聲  
卻 只 使 你 墜 入 恐 懼 的 谷 底  
這 時 你 才 記 起  
忘 記 在 頂 上 縛 一 盞 照 明 燈

時 間 染 白 了 你 的 頭

你的背  
了野淚地  
彎了了  
壓的望  
歲月絕  
歲在你  
當那  
你就發  
指引你  
的現  
的頭  
的升  
路起  
碎  
星  
光

## 上升

了高功中  
得舉的成  
升壯狂歡  
夠月的  
能奔興  
人在高

宿之間  
星遙遠  
到更近  
升神地獄  
可能與地  
人卻與地  
們所受的  
效果是墮  
所是努力  
種的是風  
收的  
是  
高  
深  
不  
過  
徵  
驗  
暴  
風

幸邊是破滅的夢  
欣的過是破滅的夢  
的福不生活  
幾次的幸福  
們幾次的  
人瀕臨幸  
哪知夢中  
在夢中  
喝著  
又啃著  
般  
的  
枯  
渴  
的  
酒  
的  
碎  
片

了木了  
中麻的驕傲  
惡經痛功的靈中  
罪已的成己了  
在早人了的  
生活別造在刻  
生心用築卻



## 白色的野馬

一匹白色的野馬  
披著光明的鬃  
無論如何都拴不住  
它掙斷了強固的韁繩

從東方向著西方  
不停息的狂奔衝  
有疲倦的大好腳程  
卻聽不見經過的蹄聲

它踏碎了昨夜的好夢  
踢翻了破碎的帳篷  
為甚麼你那麼嚮往西方  
豈是那兒有豐富的飼料和馬棚  
啊它沉默沉默如同永恆  
卻帶走了時間和瑰麗的人生

## 逝去

你曾向人們含笑  
當出現在了人面前的時候  
總忘不智慧誇的裝飾  
智慧  
財富  
美貌  
那是在一長列日子之前

不記得從哪一天起  
你憂煩日落  
怨恨月圓  
那陳舊褪色的處女王冠  
變得那麼沉重

壓得你雙眉皺摺

那逝去的日子已經去了  
未來將如何遣度  
你才知道  
“空虛”的真實  
而戰慄不定的遲疑著  
邁向明天

### 觀月岩標本

你有黝黑平凡的面龐  
你來自那遙遠的地方  
群眾形成了洶湧的人浪  
圍繞著伸長了頸項觀望  
人群在稱賞  
你默默的  
跟地上的石頭沒甚兩樣  
難道你沒有些話  
對地上的人宣講

我們在這地上  
仰視你所來的家鄉  
是那美潔光亮  
但我們派往迦南的“探子”  
經過了四五十萬哩的旅行  
帶回了的消消息說  
月是一片荒涼  
沒有水的荒涼  
沒有音響  
古老的岩石和土壤  
佈滿了殞石所加的創傷

啊 遠來的岩石  
人將你擄掠到地上  
以為是遠征的偉大戰利品  
值得誇讚揚  
但在浩瀚的宇宙中  
實在是在如近鄰的門旁

月岩啊  
你在漠然冷視人的虛驕狂妄  
向渺小的世人見證  
當向永生創造的神投降

### 新春的早晨

夜露棲息在高枝上  
綠葉是它的巢鋪著幻想  
方在朝日的歡笑中  
展開彩麗的昨日夢  
卻已化為昨日的夢  
伴隨著晨霧飛去

時間的水流中  
並沒有激盪的浪  
卻把許多人的前途埋葬  
你必能航向成功的光明岸  
只要主在船上

### 電視天線

平凡的鐵塔  
站在山岡上  
遠離了街市人群  
矗立著上接穹蒼  
沒有耀目的盛裝  
看來那麼孤涼

你靜默的沒有聲音



使許多人的家有妙音播放  
你樸素的不出奇共存的影像  
卻顯示出奇妙的影像

你以智慧的手臂  
從上面接取  
向四周散揚  
我測不透你的心  
只呈獻無言的敬仰

## 人聲

浮雲飄揚在空中  
像是沉默的山夢  
啊 從遠古沉睡到現在  
還沒有覺醒

在深山叢巒的中間  
有人在那裡不停揚聲  
有莫說那沒有智慧的腳蹤  
山谷豈不也發出迴應

## 時代的火焰

殉道者所流的血尚未乾  
十字架路上荒草蔓延  
神的殿久已冷落不堪  
燈光未熄滅卻是昏暗



就不至失望空手回去

## 迷失

現實的金箭閃閃發光  
將“理想”的翅膀射傷  
從此它沉重墜入了泥塘  
悲哀的不能夠再飛翔

鋼筋混凝土建成的叢林  
比原野更為荒涼  
遮蔽了陽光  
並沒有人能指引方向  
雪白柔軟的“文明”  
竟是罪惡的泥塘  
在成功舒適的高位上  
有撒但鋪張開的羅網

惟有各各他的十字架  
流血的道路生命之花開放  
領護你經過艱難的世路  
直到天堂  
看那引路的星光明亮

## 生活

在鋼鐵的陰影下  
在鋼鐵的速度下  
陰暗

寒冷  
恐懼  
緊張...  
這就是生活嗎？

人失去了熱情  
卻仍然活著  
這是冷酷的現實  
在鋼鐵的威脅下  
邁向死亡  
以醉漢蹣跚的腳步

那一天  
十字架的光  
賜給我熱愛和安息  
我得到了永遠的新生命  
才認識生活  
也開始生活

### 希望\*

蔚藍的天空失去了光芒  
橄欖枝下更多的  
荊棘滋長 (注一)

人們經歷了痛苦哀傷  
憤怒的指頭指向那  
圓頂的會堂：  
人類的墳墓！  
可恥的無字墓碑  
竟蔓延些兒功勳可宣揚！ (注二)

雖然 濃雲遮阻了前方  
人類的希望卻未埋葬

只有掉轉腳步  
歸向基督  
祂要賜你新的生命  
在你新的心版上  
刻上神永恆的憲章(注三)  
看哪 東方已露出曙光

\* 訪聯合國有感  
(注一) 聯合國旗是藍底，表示希望；中有橄欖枝，  
代表和平。  
(注二) 有人說：聯合國會堂像座墳墓，秘書長大  
廈像墓碑。  
(注三) 六月二十六日，是聯合國憲章簽字紀念日。  
憲章不能實現，因人心邪惡。

### 隱士之歌

悲哀 在巨廈的陰影下  
一幢幢的巨廈長起來  
心靈卻低沉  
更低沉  
看不見陽光的地方  
正義一次  
又一次的向金錢投降

良心習慣的豎白旗  
罪惡卻高歌勝利  
築起“偉大”的材料  
不是鋼鐵  
是許多痛苦的瘦骨  
巨輪推進的動力  
是燃燒著哭泣的眼淚

就這樣  
你咒詛 你怒吼

離開了人群  
哪知 在你去的地方  
有 更多更凶猛的野獸

山深深林密密 又是  
看不見陽光的 地方  
落葉在歎息發霉

隱士的心低沉 迷惘  
歡笑在 哪裡？  
不是在流泉中 也不在陽光  
是 遠遠失落在背後  
還是 在上面  
太陽並未死亡 也一定升起  
太黑暗從不能吞嚥光明  
但你若吸入光明  
黑暗就消融

## 年輪

那樹 堅實的大樹  
終於 倒下了  
有人在 計算它的年輪  
多少 歲月 多少 風雨  
留下的紀錄

它開過花 燦爛的花朵  
它結過甘美的果實  
這一切  
都留在 孩子們的記憶裡

霜雪 染上了 孩子的雙鬢  
他的手 也像 樹皮一樣  
堆著 粗糙的皺紋  
年輪 堆積 刻劃 在額上

# 永留著英勇的記憶

## 水上生活

送走了夕陽，  
沐浴著希望，  
懷著深深的  
夜裡外面等  
耐凝結的歎  
忍在夜的的  
夜等待著天  
亮  
網的飢腸  
轆受著寒霜  
時間中等待  
悠長茫亮

狡猾的魚兒溜走了，  
留下明淨的一片漣漪，  
構成生活無意義的低沉步伐，  
踏卻不知目的在何方，  
撒網的人跌入了憂鬱的網，  
不止是無法攀越的  
是冰冷的的高牆。

是那天的腳蹤  
加利異人的湖旁  
踏過了平靜的湖  
我的心湖興奮激盪  
忽生的悲調終止了  
生命代替的是昂揚  
祂受苦的的手





汗從未匯成溪流  
從未鑄出歡樂  
人們向神呼求：乾渴  
舉起了手  
在枯旱乾渴的日子裡

### 角聲

你要大聲喊叫，不可止息；揚起聲來，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說明他們的過犯，向雅各家說明他們的罪孽。

以賽亞書第五

十八章 1 節

讓陽光照進裡面  
鋼骨凝土建築的陰影  
私慾的死蔭下的人  
你生活在自我的巨大的陰影下  
莫怪你陰沉的歎息  
只為你背向著陽光

屋頂下的掩蓋著羞恥  
罪惡的酵在繁殖在發霉  
正義被冷落在一角暗泣  
正道已經鏽蝕的鐵鍊  
被輕易掙斷  
這世代正走向毀滅的盡頭  
獅子從叢林出來了  
要吞噬人類的希望

回轉 迎向陽光  
讓陽光照進裡面  
你的前路將鋪滿光明  
進入主的堅城

免去忿怒和危險  
等候那光明的永恆

### 未曾凋謝

夕陽慢慢的沉下了  
晚霞不著喪服卻盛裝光彩  
宿林的鳥兒未奏輓歌  
只是歌唱跳躍何曾哀悼徘徊  
春光隨著落花逝去  
流水的琴韻依然是爽朗愉快

莫非是他們都無情  
或是無知表達錯誤情態

花朵的生命並沒有凋謝  
只是轉換了存在  
春天並沒有消失  
只是人又邁上了一層  
永恆的梯階

拂落你心頭的塵灰  
拭乾你眼上的悲哀  
換上一朵勇敢的微笑  
落日明天還會起來

### 荒原

叢密的林木遮住了天日  
沒有路徑也沒有  
人跡  
智慧的是腳蹤忽然絕滅  
啊 是一片可怕的荒野

時間的灰塵在背後堆積  
腳下的是厚厚的塵埃  
我知道上面有蔚藍的天  
但看不到有蔚藍的白雲  
我不知有蔚藍的白雲  
但接近死亡使我的心怯

荒野裡沒紅色的屋頂  
草叢中卻有蛇的眼睛  
荒野裡沒有炊煙的上升  
只有狼嘍囉和枝頭要顛  
只旅人疲倦得將涎涎的笑聲  
獸群發出垂涎的笑聲

在荒野裡必須節省眼淚  
也和虛空的人滋潤你的心  
以為沒有迷失了腳步  
以青鳥幾創傷到在荆棘的那邊  
我卻又有倒下的人需要看顧  
或

他沒有聲音張開的口  
正表明他的乾渴  
他狂奔亂走火  
是因為飢餓下了火  
他終於倒下了  
因為生命已經瀕臨衰竭  
我能拿甚麼給他呢  
來吧 吸取我創下的鮮血  
我已收口 淡淡的笑  
我懷中融合著喜悅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http://aboutbible.net)